

【发郊】失忆症

Posted originally on the [Archive of Our Own](http://archiveofourown.org/works/49318303) at <http://archiveofourown.org/works/49318303>.

| | |
|------------------|--|
| Rating: | Not Rated |
| Archive Warning: | Creator Chose Not To Use Archive Warnings |
| Category: | M/M |
| Fandom: | 封神三部曲 Creation of the Gods (Wuershan Movies) |
| Relationship: | 姬发/殷郊 , 姬屋藏郊 |
| Additional Tags: | 向导哨兵 |
| Language: | 中文-普通话 國語 |
| Stats: | Published: 2023-08-13 Updated: 2023-10-27 Words: 56,291 Chapters: 10/? |

【发郊】失忆症

by [asdfghjkl1933](#)

Summary

“我是你丈夫，姬发。”

预警：整篇都是为了上面那一句话写的。没有先婚后爱，但大概算先婚了。

Notes

觉得发郊真的很适合向导哨设定。

第一次尝试用ao3发文，如果tag或者别的哪里有错的话提醒我一下，麻烦了谢谢w

1. future

1.

我是谁。

首先从他脑海里冒出的念头，是这房间里的白炽灯太过刺眼。

耳边风扇“窸窣”的声响，让他紧绷的神经缓缓放松，这种体验似乎不是第一次。他感到身体僵硬的厉害，连指尖都用不上力气，消毒水的刺鼻气味被带着阳光暖意的麦穗甜香压过了一半，盖在身上的被单几乎压得他喘不过气。

他艰难地转过头，一个令他熟悉的人影挡住了刺眼的灯光。虽然他什么都记不起来了，可潜意识告诉自己，面前的这个人可以信任。

“你……你是谁？”

对方吃了一惊：“你不记得我了？”

他看着对方的表情从惊讶逐渐转为严肃。

“等等，我看看你的检测报告……脑部无明显损伤，脑电波也正常，不应该啊……难道是精神图景崩溃导致的心因性失忆？”

这个人很喜欢说话。

“我……”他挪动着身体，试图从床上下来，这下把沉浸在检测报告里的人给吓了一跳：“你可别着急，慢慢来。咱不就是忘了点儿事儿嘛，你……你还记得什么？”

他摇了摇头。

他只记得自己应该去找什么，他必须要保护那个人。这种极端的情绪几乎要将他整个人吞没，他痛苦地捂住了脑袋，记忆的碎片像锋利的刀子一样将他割了个稀巴烂。

“行行行，先不想、先不想了。”对方一看他痛苦成这样，连忙安抚他的情绪：“我叫姜子牙，目前是‘塔’的教务长，之前跟你合作过几次，你也可以叫我姜老师。”

不是这个。

他挣扎着起身，哨兵的力量突然爆发，给姜子牙撞得打了个踉跄。等站直了身体，他才意识到自己的身体有多么高大，即便是头顶惹人厌烦的白炽灯管，也可以被他用几根手指捏成碎片。

他必须去找那个人。

“等等等等，别着急啊！”姜子牙吓得呼叫援助：“保安！保安快来帮忙！这大高个儿，我可摠不住他。”

静音室的门突然打开。与此同时，他嘈杂的精神图景，突然安静了下来。

“殷郊！”

啊，没错。

他是叫殷郊来着。

闯进来的漂亮青年气喘吁吁，他有一双赤诚又明亮的眼睛，眼皮下的两片青黑显示着他这些时日的疲惫。他一脸不敢相信地走了进来，朝殷郊伸出手，慢慢、慢慢放在了他的肩膀上，指尖微微颤抖。

殷郊觉得自己的存在，似乎让这个人太高兴了。如果自己再对他说些什么煽情的话，他或许会抱住他，趴在他的肩膀上哭出来。

姜子牙暗道不妙，刚想提醒一声，就见殷郊开口了：“你……是谁？”

青年先是一怔，随即立刻明白了什么。从兴高采烈到失望难过、从天堂到地狱，似乎只需要一瞬的时间。

看他这样，殷郊也突然觉得心里很难受。

青年张了张口，殷郊看得出他在犹豫，但他突然开口道：

“我是你丈夫，姬发。”

2.

殷郊不知道自己该给出什么反应。

但凡他从姬发的脸上移开视线，看到此时姜子牙的表情，就应该知道此时没失忆的，和他这个失忆的人一样收到了惊吓。

“可你……看上去……也是男人……没弄错吧？”殷郊说完后，又自我怀疑起来：“我是喜欢男人的吗？”

姬发一僵，点了点头。

“那……这……”殷郊觉得自己的脑子就快冒烟儿了，最后只能憋出一句：“挺好的。”

话一出口，他都觉得自己是有毛病。

“我们得谈谈。”姜子牙打断了静音室里快用脚趾抠出三室一厅的气氛。

“嗯。”姬发点点头，对殷郊道：“你才刚刚清醒，需要休息，如果觉得不舒服，随时叫我。”

殷郊只能应了声好。

虽然他不认得姬发，但他的身体似乎还记得这个人。从他出现开始，原本乱如麻的情绪逐渐变得稳定，虽然精神体还在沉睡，但他已经能够捕捉到它的存在。姬发留下的精神力屏障，更是帮他筛过了周围刺激性的干扰源。

现在房间里响起的是海浪的白噪音，随着浪花一阵阵打落在沙子上的声响，殷郊闭上双眼，躺在床上，慢慢梳理着刚刚复原的精神力。

他觉得自己像是回家了。

3.

“你是他什么人？你们登记了吗？对‘塔’提出过正式申请吗？精神契合度测试和婚前哨向契合度检测有吗？”姜子牙还沉浸在惊吓中没走出来：“瞎话张口就来，我刚刚是给你面子才没拆穿你。”

“婚前检测还没做，但申请已经七天前提交完了。”姬发看了看腕上的智能手环：“再过四小时，我们的婚姻就合法了。”

姜子牙噎得一时无言。

“你这……有点吓人啊。”

殷郊昏迷一共十五天，从政变结束到现在，新政权还未完成更迭。塔的主要负责人进行了一个大换血，姜文焕还在排查殷寿的残党和解决遗留的历史问题。如果说七天前姬发就递交了结婚申请，那就是说在“塔”刚刚恢复婚姻手续的职能时，也是殷郊还未渡过危险期、生死未知的时候，他就已经在密谋筹划了。

哨兵与向导无论是精神结合还是婚姻结合，都需要通过双方的同意和塔的认证。殷郊七天前连喘气都不利索，怎么可能等到他同意，就算是他那头精神体也签不了字。

“你忘了‘强制结合令’，五天前它还是有效的。”

殷寿留下的烂摊子就是一面筛子，但谁也想不到新任总司令在百忙之中还有精力钻这个空子。这下前脚法案废除，后脚他俩的结婚申请通过，搞不好还成了新政权建立后的第一桩自由恋爱的正面典型。

“如果不是我够了解你，几乎要以为你是在强抢民男。”

“……我也没想到真能通过。”

想到七天前殷郊的身体情况，姜子牙一时也不忍苛责姬发的冲动和胡闹。

殷郊能活过来，不得不归功于医学奇迹和他作为顶级哨兵的身体素质。说句不好听的晦气话，姬发那时图的大概不是玷污民男，而是墓碑上一个名正言顺的“未亡人”的位置。

“如果他没失忆，以你们俩之前的关系，怎么都能糊弄过去……但现在你打算怎么办？”

姬发摇摇头：“我还要想一想。”

新政权还未稳定，作为殷寿的独子，殷郊如今的处境既复杂又危险。如果他失忆的事情外传，崇城军区可能会借此大做文章，东鲁军区也有足够的理由将他接走代为保护……可除了姬发身边外，现在哪里对他都不够安全。

只有这桩婚姻，能让殷郊合理合法的留在他身边。

姜子牙叹了口气：“我先去给他做检查，不管怎么说，他还得再留观几天才能走。”

“如果他不愿意，在合适的时候，我会立刻提交解除婚姻的申请。”

“等等再说吧，万一他过两天就能恢复记忆呢？到时候也不用这些麻烦事儿了。”

这次姬发没有点头。

姜子牙一怔：“你该不会打算……”

“不会。”

只是或许什么都不记得，对他才是最好的。

姬发想，他绝不能再一次看到殷郊绝望崩溃、了无生息的模样。

4.

殷郊的精神图景，是一片茫茫无垠的白色雪原，这令他自己都感到惊讶。

玄铁般苍冷的群山间，大风刮起粉末状的白雪，连太阳的光都被蒙上阴翳。姣美的凤凰在半空中发出长鸣，久久盘旋不落。它的羽毛是一片片火焰组成，灼热如旭日，哪怕站在大地之上，也隐约能感到火光的暖意。

古怪的小兽窝在雪堆里，它的头低低地埋着，缩成黑漆漆的一团，藏在背阴处，不敢触碰凤凰的羽翼洒下的光辉。它身上的气息熟悉又陌生，殷郊站在原地，还不敢靠近它。

“你的各项指数都恢复得很好。”

殷郊睁开眼，名为杨戩的年轻男人对他温和地笑着，放下手中的体检单：“不出意外，你很快就能出院了。”

“可我还是什么都记不起来。”

“你的身体机能没有问题，失忆的诱因或许是心理因素。长期处于与外界隔绝的静音室不利于恢复，等你逐渐回归日常生活后，应该会有更大的改善。”

“谢谢。”殷郊点了点头：“我以前认识你吗？”

“没有。”

杨戩的回答过于干脆，随后他又补充道：“你在塔里很有名，当年以最优异的成绩毕业，进入军区后又在多次行动中立下赫赫战功。绝大多数向导应该都希望有机会与你合作，但你从来没有换过搭档，所以认识你的机会不多。”

“搭档。”殷郊琢磨着这两个字背后所代表的意义：“我的搭档，是姬发吧。”

从他能进入自己的精神图景后，那只凤凰就在天上转圈没下来过，几乎要被刀子般的风雪磨秃了毛。他觉得那应该是姬发的精神体，就和他给人的感觉一样，温暖、明亮、执着又强大。

“你们的契合度达到百分之九十五以上。遇到这样的搭档，是老天给的运气。”

“契合度越高，就越可能产生……身体结合吗？”殷郊艰难地问出了那几个字。

虽然他丧失了绝大部分的记忆，只剩下常识性知识，但他的直觉帮他快速地适应了现实生活。

只有“结婚”这件事，他依旧抓不住实感。

不是说姬发有什么不好。

他潜意识里，觉得姬发可以成为兄弟，可以成为托付后背的战友，可以跟他打打闹闹不顾形象，就算把命给他都行……但一旦涉及到黄色的部分，刚才触手可及的姬发仿佛突然飞上了天，成了一尊神圣的不存在生理功能的菩萨。

“这个问题，我没法给你答案。”杨戩苦笑着摇了摇头：“根据我之前接触的案例，‘感情’和‘契合’是两回事，基因所带来的契合度可能会增加产生感情的机会，但影响它的客观因素太多。抛开哨兵和向导的第二性征，只看普通人的经验，选择婚姻的也未必是两个相似的人，甚至很多婚姻带来的是感情破裂、争吵和反目。”

“你和你的哨兵关系怎么样？”

“我的哨兵是一个十岁出头的孩子，他提前觉醒了极高的天赋。大部分时候我看他像是看自己儿子，几个月前他才刚过生日，我送的礼物还是特摄剧的联名水壶。”

所以契合度也解释不了他为什么会和姬发结婚。

那就只能是因为“感情”了。只有被记忆所支撑的感情，才会随着记忆的丧失一起下落不明。

“恭喜你出院。”杨戩伸出手，和殷郊握了握：“如果有新的记忆苏醒，可以随时来找我和姜老师，祝你早日恢复健康。”

5.

姬发没有亲自来接殷郊。开车的警卫员委婉表示是因为司令最近忙不过来，所以只能让其他人代劳，但总司令一定会在晚饭前赶回来。

殷郊打量着吉普车毫不起眼的外饰，和足够挡住手榴弹跟机枪扫射的高强度防弹玻璃，敷衍地应了声好。

看来有人想要他的命。

姬发应该是怕引来不必要的关注，才没有现身。或许目前他的身体状况也都还对外保密，这样就能解释为什么替他检查的只有姜子牙和杨戩两个出身昆仑特别行动组的向导。

“姬发很信任你吗？”

警卫员点了点头：“我跟着总司令有几年了，他为了推翻殷寿的独裁政权，日日夜夜都忙得不可开交。我们一家都是普通人，如果没有总司令，现在再努力也只能去罐头厂卸货，也攒不到替我父亲治病的钱……所以我感激他一辈子。”

“原来是这样。”殷郊点了点头：“看来你很熟悉他。”

可你却不熟悉我。

也就是说在最近几年，他和姬发已经不是搭档关系，甚至见面都不多。

但他也没有继续想下去，“殷寿”、“家人”、“父亲”这几个字莫名触动了他的某根神经。他只觉得格外疲乏，于是和警卫员又敷衍了几句后，便缩在大衣里，沉沉地睡了过去。

等他昏昏沉沉地醒来后，意识到自己被人背在肩上，一步步走在别馆的台阶上。

“醒了？”

姬发微微侧过头，他看上去比上次见面时还要疲惫。殷郊觉得自己这么一个四肢健全的宏伟男子赖在别人身上，不免过意不去。

“放我下来吧，我伤的又不是腿。”

“不用，你再休息一会儿，很快就到了。”

休息又不会让人恢复记忆。

姬发的住处简单而朴素，几乎没有什么华丽的家具，连装饰都少得可怜。殷郊环顾四周，试图找到一丝可能是自己曾经留下的痕迹，不出所料什么都没有。

硬解释的话也说得通，他昏迷了十五天，如果姬发是在政变后才搬进来，可能还没有机会住进这个家。

“这里看上去有些年头了。”

“嗯，上一任主人是一位八十岁的老人，这里据说是他祖爷爷用赚下的第一桶金建的……他去世后你吵着让我买下这里，说在这里住，去找你更方便。”说到这里，姬发的嘴角扬起笑意，似乎想起了什么开心的事。

完了。

这下连殷郊都不知道该怎么替他圆。

他目光扫过架子上的一排照片，突然停下了目光。照片中的几人分明是一家四口，父亲慈爱温和，母亲优雅知性，长子俊朗端正，而次子正是他身后的姬发，只是看上去更青涩稚嫩。

“殷郊？”

看见姬发焦急的神情，殷郊才意识到自己竟然正对着照片流泪。

明明都是他不认识的陌生人。

“你……你别哭了……”姬发慌张起来，伸手去擦他的眼泪：“是不是想起什么了？”

殷郊下意识避开了他的视线，痛苦地蹲下身：“没有，姜子牙说了，我的感官知觉还不够稳定。”

姬发担忧地将手放在他的脸侧，再熟悉不过的精神力涌入殷郊的精神图景，帮他梳理着失调的情绪。他感到自己的泪水缓缓止住了，但心里还是很难受。

“我们从前是怎么相处的？”

“从前……”姬发回想往昔，目光变的柔和起来：“我们认识了很多年，最早是在‘塔’的时候。我从西岐军区来，那时候还是个愣头青，第一次见到朝歌这样繁华的城市，什么也不懂。所以一到休息日，你就喜欢拉着我走街串巷，去看各种稀奇好玩的新东西。”

“我们是同一届的学生？”

姬发一顿，还是点了点头：“没错，我们正好碰上了‘玄鸟’的选拔。”

“我是哨兵，你是向导，那时候我们就是搭档了吗？”

“一开始还不是，但我们分别以哨兵和向导的第一名成绩毕业，加上契合度够高，才顺理成章的成为搭档。”

“那后来……”殷郊抬起头，方才流过泪的眼睛有些泛红，看得姬发心里一滞：“我是怎么喜欢上你的？”

他或许可以编一个谎言，一个不够，一千个一万个也好。

殷郊是信任他的，现在他的世界空如一张白纸，是刚下过皑皑大雪的、无人踏足的原野。哪怕他说出的故事再离奇再虚假，哪怕殷郊猜到这是谎言，他也会选择相信的。

“我不知道。”姬发吞了吞口水，他的声音太过干涩：“你没说过。”

他们的距离太过亲近，几乎额首对额首，鼻尖就要碰上鼻尖。于是殷郊顺理成章的往前探，吻上了姬发的嘴唇。

确实不讨厌。

他加深了这个吻，如期得到姬发的回应。

这是人类表达亲密和喜欢的仪式，他想要让姬发得到快乐，所以极尽所能的讨好对方。但对方的精神力操纵着他的五感，他仿佛感到凤凰的温度一片片点燃了他的每一寸肌肤和骨血，让他率先失去了自控的能力。

“你作弊。”

一吻结束，殷郊有些恼火，试图压住自己动情后的喘息声。

姬发笑了：“不要勉强自己，你可以再喜欢上我。”

他的确很招人喜欢。

殷郊花了好一阵才平复了情绪。他和姬发的精神力一触即融，仿佛原本就该紧密缠绕、不分彼此的两根藤蔓，几乎让他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

有结合热的反应。

所以他们有过身体结合。

或许姬发虽然瞒着他什么，却没有欺骗他，至少他们可能真的结过婚。

“饭菜都做好了，洗完手去吃吧。”姬发帮助殷郊调整过感知力后，犹豫片刻，在他的额头上落下一吻：“今天先休息，其他事情以后再说。”

殷郊点了点头。

比起他这个睡了大半个月的失忆症患者，明明是面前这个忙碌了大半个月、看上去随时疲惫的要过劳死的人更需要休息。

“姬发。”

“嗯？”

“你是从一开始就喜欢我吗？”

这次姬发没有丝毫犹豫，回应道：

“是。”

2. past

Chapter Notes

会把过去和现在的故事交叉着写。

6.

“姬发！姬发！”

“诶。”他揉了揉眼睛，意识不清地从被窝里抬起头：“大晚上的，怎么不好好睡觉。”

“别睡了，快起来，我带你去看好东西。”

哨兵，人类进化后产生的新人种，五感的敏锐度通常达到常人的3-4倍。精神抖擞，富有野性，适合执行高危任务，但缺乏自控力。向导的存在，就是为了帮助他们从危险的精神状态下恢复正常。

姬发默念着受训第一天学习的基础理论，一边囫圇地套上外套和短裤。

刚离开西岐的时候，父亲和母亲拉着他的手说了很多话，哥哥伯邑考也担忧地叮嘱他，少与人起冲突，一定保护好自己。

他们的担忧合情合理。作为“塔”第一支由哨兵向导同训的项目，“玄鸟”部队看似理念超越时代，但也意味着极大的不确定性。别的不说，新生的哨兵们精神力尚不稳定，过载发狂时的力量足以将向导撕成碎片，而向导通常毫无反击之力。

“通常”是这样。

那时姬发才刚刚分化为向导不久，他不明白家人们的担忧。他和同龄的哨兵之间还没有明显的体能差别，在他看来，“玄鸟”代表着一种新的可能，更是新的机遇。

传统向导的受训课程集中在“精神力”的使用和操纵，缺乏体能、感知和作战能力上的提高。如果没有“玄鸟”，他只能接受传统课程，毕业后与同龄的哨兵相比将缺乏大量的体能和实战经验，会被远远落在后面。

对此姬发并不甘心。

天资的差距不该是天堑。他有一个英雄梦，从前他梦想成为战场上最强大的哨兵，分化后，他不得不放弃曾经的目标，改为梦想成为战场上最强大的战士。

“你怎么这么慢，都让你抓紧点了。”

殷郊站在门外，不耐地回过头。月亮刚刚升起，操场旁的花树映着月光，在他朝气蓬勃的脸上投下一些细碎的影子。

朝歌的哨兵难道不睡觉吗。

“神神秘秘的，什么东西让你这么激动。”

“来就知道了。”

在“玄鸟”特训营中第一次见到殷郊的时候，他还不像这样热情。

由于项目的实验性，高层不舍得将自己真正的继承人送进来虚度四年光阴，所以绝大部分的新生来自四大军区。他们之中很多人早就认识，很快就组成了小团体。只有殷郊一个，不仅是彻头彻尾的朝歌人，还是军区总司令唯一的孙子。所以孩子们对他既充满好奇，又有点畏惧，不敢随便接近他。

“他怎么一个人？”姬发悄悄捅了捅姜文焕：“早上刚到教室就看见他一个人在那儿，吃饭时也一个人坐，你怎么不和他说话。”

姜文焕面露难色，摇了摇头：“我倒是想，但父亲和姑姑都叮嘱过我们，在特训营的时候要避嫌。”

姜文焕的姑姑是殷郊的母亲，他的父亲是东鲁军区的司令官，而“玄鸟”的总教官是殷寿。这只部队的政治意义远大于作为战力本身，甚至已经流言四起，暗示殷寿建立它是为了给自己积累在哨兵派系中夺权的政治资本。

姬发一瞬间就想明白了这些弯弯绕绕，但他又想，自己来自西岐，一家子从父母到兄长到他都是向导，就算他和殷郊搭话，应该也不会造成多少负面影响。

“你的菜看上去挺好吃的，给我尝一口吧。”

殷郊一怔，茫然地抬起头，眼睁睁地看着姬发举着筷子和食盒，坐到自己面前。

“我可以和你交换。”姬发大方地把饭菜推了过来：“你有什么想吃的？”

殷郊只犹豫了一瞬，试探着从里面夹了一块肉放进嘴里。

三秒钟后，姬发看到眼前的少年被呛得咳个不停，眼泪都快流出来了。

“你不是哨兵吗，怎么挑口味最重的吃。”

“我……咳咳……”殷郊红着眼眶咳嗽道：“谁会往红烧肉里放辣椒油！”

姬发无奈，一边给他递水，一边道：“我帮你调节下感知吧，至少会舒服一点。”

殷郊被辣得说不出话，但是点了点头。

姬发对精神力的运用还不熟练，因此格外小心，生怕碰了什么不该碰的。他闭上双眼，试图链接殷郊的五感，却突然眼前一亮，发现自己身处一间恬静又安详的小院。

这是……不小心连上殷郊的精神图景了？

很少有哨兵的精神图景会这么稳定，通常不是波涛汹涌，就是百兽奔腾。但殷郊但小院子里只有徐徐吹过的微风，院子正中间有一棵高大的花树，树下是能坐下三人的一张石桌。石桌上是一架古色古香的琴，花瓣落在上面，仿佛指尖触动着一根根心弦。

姬发环顾四周，注意到角落里躲着一只呻吟的小兽。身子长得像羊，但却有老虎的利齿，爪子又如虎豹般锋利，看不出是什么动物。他走了过去，向古怪的小兽伸出手，摸了摸它的头顶。小兽的身体一僵，抬起一双水汪汪的眼睛看着他，突然炸了毛窜到三丈外。

“你出去！”

被强行踹出精神图景的感觉可不好受。

姬发的脑袋还嗡嗡地响，就看见殷郊气得红了脸，正在兴师问罪：“谁让你在给我的精神图景

里乱转的！”

“我也没想到一下子就进去了，看来我们精神力的契合度意外的高……”姬发好奇地问：“那是你的精神体？看着挺帅，像是神话里才有的动物。”

殷郊微微一愣：“你觉得它好看吗？”

“当然，那么多哨兵和向导的精神体，狮子我见过几十只，熊有几百，乍一眼看上去都一样。但像你这样的，不论在哪里，我肯定一眼就能认出来。”

看到少年那双突然亮起的眼睛，姬发突然觉得，自己刚刚好像是人生中第一次成为英雄，救下了这个人。

7.

“嘘，你走路小点声，都被听到了。”

“你说话的声音比我走路大多了，又不是所有哨兵都有你这么强的感知力。”

“那是当然。”

两个少年鬼鬼祟祟地穿过警卫的把守，爬到厂房顶棚，透过屋顶的缝隙望了下来。

厂房的正中间放着一架巨大又精密的仪器，显示屏上写满了体能的各项指数，姬发仔细看了看，每一项都写着一个即便放在殷郊身上都会显得夸张的数字。

“‘摘星楼’计划。”殷郊有些激动：“这就是未来。”

“这东西要用来做什么？”

“初步计划用来做体能训练，未来可能会投入战场使用。它可以暂时通过精神力，放大人的感知能力，并在一定时间内保证精神图景的稳定。”殷郊越说，他的眼睛就越亮：“你能想象它能救下多少人吗？像是在地震救灾的时候，它能让哨兵的力量和感知效率增加3-4倍，不仅能够找到更多被困者，还能大大缩短救援速度。”

可它听上去，像是个……向导的下位替代品。

姬发没有将顾虑说出口，他不想泼殷郊的凉水，尤其是在他正畅想着未来的愿景。

实验开始了，他们看着厂房中的工作人员将一只装在铁笼里的狮子套在支架上缓缓放进实验舱。暮年的狮子发出几声长长的悲鸣，在被穿上拘束服后，又被一件件套上仪器的精密部件。

“看来动物实验还没结束。”看到雄狮凄惨的模样，殷郊的兴奋劲儿也降低了不少：“要是能早点建成就好了。”

姬发艰难地点了点头。

“你们干什么呢？”

身后的声音让两人吓了一跳，殷郊几乎是立刻进入了战斗姿态，像一只野兽般强行扭转过身躯，将姬发护在身后。等看清对方的脸后，他脸上的警觉转变为不屑：“怎么是你，你跟踪我们？”

“大晚上的不睡觉，还闹出那么大动静。我作为分队队长，有责任监督你们的行为，以防你们导致不可挽回的恶劣后果。”

崇应彪提着手电，嘴里叼着草棍，灯光来来回回地在殷郊和姬发的脸上扫来扫去。殷郊被光刺得情绪暴躁，喉咙中传出大猫般的低吼声，似乎下一秒就要冲上去和崇应彪拼命。

下一秒两个人的脑袋被姜文焕一齐按了下来。

“再闹出点动静来，被里面的人发现了，明天大家一起罚圈。”

“嘶，别动我头发。”

殷郊傻了眼：“不是，怎么连你也跟来了？”

姜文焕无奈地笑了笑：“我就住姬发隔壁……你声音还挺大的。”

“喂~”厂房底下传来鄂顺微弱的呼喊声：“梯子在哪儿呢，这里太黑了，我看不见~”

8.

殷郊还记得，自己的初衷是给姬发一个惊喜，抢在其他人前面看看还未正式投入使用的新机器。

他也没想到自己随便一扯，带出了一串葫芦娃。

与此同时，厂房里发生了一场意外。

被拘束衣捆住的雄狮突然猛地抬起头，仰头发发出巨大的吼声。年轻的岁月再次在它身上燃烧，它竟然撞开了身边的实验人员，用利齿撕开了嘴套和拘束衣，猛地扑向距离它最近的人类。

“不好，快救人！”

姬发率先注意到了不对，他想也没想，一脚踹开了屋檐上的挡板，纵身跃下。正僵持不下的三个哨兵眼看着一个向导在他们眼前冲上前线，纷纷傻了眼。

“姬发！”

殷郊连忙跳了下去，姜文焕也紧跟其后。崇应彪犹豫了一瞬，然后骂骂咧咧地跟着往下跳。

姬发一落地，就近扶起一个穿白大褂的实验人员，用精神力安抚她的情绪，并示意她往大门的方向跑。随即他感到肩膀被人一推，是殷郊跟下来了：“你不要命了？一个向导怎么自己冲在前面！”

“我们不是那头狮子的对手。”姬发此刻异常的冷静：“先去疏散实验人员，我引开它的注意。”

殷郊咬了咬牙：“那你小心点。”

雄狮被囚禁了太久，在他重获自由后，血腥气激起了它的兽性，将怒火无差别地洒向它所看到的每一个人类。这时它感到眼前一花，它再度清晰的视线突然变得模糊，仿佛有一股外力正干扰着它的大脑。

本能告诉它，这又是人类搞出的古怪。

它咆哮着环顾着四周，看到一个年轻的少年站在那台机械的最顶端。他的目光和其他人类不一样，看着它的目光没有丝毫畏惧，仿佛是另一头狮子，又或是别的什么野兽，凶狠地站在那里，顽强地与它对峙。

领地被侵犯的愤怒再次溢满了它的大脑，于是它仅靠嗅觉，锁定姬发的方向疾驰而来。

姬发也没有坐以待毙，他顺手捞起了实验舱旁的头盔，从机器上纵身跃下，就地一滚，化解了落地时的冲击力。

雄狮一时失去了目标，刚急停在半路上，突然感到耳侧被狠狠击中，又被踢了一脚。

“这畜生吃的是铁吗，怎么硬成这样！”

崇应彪冲得有些着急，如今手无寸铁，突然有些后悔。突然脑海传来了鄂顺的声音：“崇应彪，低头！”

出于多次在营中受训时培养的信任，哪怕崇应彪是第一次在向导的指挥下作战，也毫不犹豫的照做。紧接着两根钢管从他头顶呼啸而过，一根被雄狮躲了过去，另一根刺中了它的后颈，疼的它再次发出惨厉的嘶吼声。

“彪子，回来！”姜文焕在不远处大声喊道。

“你管谁叫彪子！”

受伤后的雄狮状态近乎发狂，姬发不禁咬牙，想要干扰它的感官还是有些勉强。注意到它调转了方向，再次扑向崇应彪时，他立刻心道不妙。

雄狮眼前一花，方才模糊的视线突然变得清晰，实验室的光突然刺得它几乎无法睁开双眼。同时它的嗅觉不见了，面前这个人类的位置一瞬间在它的脑海中消失不见。

“崇应彪，原地打滚！”

崇应彪心里怒骂了一声鄂顺是什么破指挥，立刻就地一滚，下落的利爪险险擦过他的肩膀。姜文焕眼疾手快地将崇应彪向后一捞，两人靠惯性一起拉开了和雄狮的距离。

方才的两次精神力攻击，几乎耗尽了姬发所有的力量。他的额角滴下了汗珠，眼前开始发暗，却还一眨不眨地盯着雄狮的方向，生怕它再做出暴起伤人的动作。

突然他觉得脚下一轻，整个人被打横抱起，耳边是殷郊的声音：“人都疏散完了，撤吧。”

姬发这才终于放下一直紧绷着的心弦。

殷郊抱着姬发，崇应彪拉着姜文焕，四个人以此生最快的速度往厂房的大门口冲去。门外是正冲着他们招手的鄂顺，只等着一脱险，就立刻关上大门。

雄狮这时终于适应了刺眼的灯光，他看到那几个伤害它的人类眼看就要跑远了，立刻不甘心地咆哮着追了上去。

“砰！”

枪声突然响起。

在场的所有人，包括正在疯狂逃命的几个人在内，都不由自主地停下了脚步。

“父……父亲。”

殷郊脸上的表情，在姬发看来，像是一个惨白的死人。

雄狮被步枪击中后，踉跄着发出悲鸣。而殷寿的脚步没有停下，他径直朝厂房的中间走去，扔下手上的步枪，改持霰弹枪。上膛、瞄准、扣动扳机，这一系列动作在现实中可能只用了不到一秒的时间，在姬发和其它四个少年眼中，却无比漫长。

“砰！砰！砰！”

接连三枪，每一枪都正中雄狮的头。百兽之王痛苦地嘶吼着，它的一张脸被完全打碎，仅剩最后一丝力气支撑自己庞大的躯体。殷寿来到它面前，一脚将它踹进了角落。一条钢筋恰好穿过了它的肺腑，只挣扎了最后两下后，雄狮终于倒在地上，一动也不动了。

“殷……殷教官！”

不知道是谁最先发出了声音，殷寿放下火烫的枪管，瞥了五个少年一眼，他们立刻站直了身体，不自觉地打了个寒颤。

“去我办公室。”

9.

临走前，就只有姬发惊魂未定地回过头，最后看了一眼那头倒在血泊中的狮子。

方才油亮光鲜的皮毛已经变得如芒草一样苍白，它的每一丝血肉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飞快地颓败，仿佛被榨干了身上最后一丝精气。

10.

“你们太让我失望了。”

五个少年站成一派，每一个都心虚地低着头，尤其是殷郊。

“你们救下了几个人，是不是觉得很得意，很骄傲？”殷寿的态度极为严肃：“违反宵禁，擅闯军事重地，是谁给你们的胆子！”

在他们五个中，最容易得到“摘星楼”计划消息的无疑是殷郊。以教官对他们的了解，恐怕已经猜到了真相。

姬发用余光担忧地看着殷郊，他的神情苍白又不安，身体两侧的手微微发抖。

“你知道外面的人，都是怎么看待‘玄鸟’的吗？”

“他们说殷寿纠集了一帮纨绔子弟、一群二世祖，在扶植自己的亲信，妄想朽木上雕花，让一群无能之辈成为他的战士。”

殷寿厉声道：“他们不相信‘玄鸟’能够成功，觉得在这里流下的汗与血，都是小孩子在过家家。而被他们送来这里的你们，也是一早就被权力抛弃的、可以割舍的废物。我从来没有相信过这种谬论，但今天的事情，我很失望。”

“作为一个未来的军人，服从命令高于一切，即便你们还只是受训的学生，未来有一天，将

会走上真正的战场。难道那个时候，你们还要不服从指令，没有组织纪律吗？难道那个时候，你们也要拿出这样的表现！”

“教官，我错了！您罚我吧！”

殷郊突然抬起头，大声地喊道。

殷寿停下脚步，表情晦暗不明，目光上下审视着他的亲生儿子。

姬发心里“咯噔”一声，立刻出列道：“报告教官，是我缠着殷郊，让他带我来偷看的。崇应彪、姜文焕和鄂顺想来阻止我们，但没拦住！”

这下除了殷郊外，剩下的三个少年也惊讶地看着他，尤其是崇应彪的眼睛瞪的斗大，像是一双亮闪闪的灯泡。

而殷寿只是冷冷地扫了他一眼，姬发看不出来他在想什么。

“明早所有人训练项目加倍，现在回去睡觉。”

“是！”

五个少年如蒙大赦，连忙跑了出去。

“你刚刚为什么站出来？用不着你假好心！”

崇应彪不知哪里来的无名火，对姬发丢下这句狠话后，头也不回地转身就走。姜文焕则安抚地拍了拍姬发的肩膀，拉着鄂顺追了上去。

于是就只剩下姬发和殷郊两个人走在后面。

“刚刚你为什么要替我说话？”殷郊的声音有些发闷：“我应该跟父亲说实话的，你不该把责任揽到自己身上。”

姬发觉得即便殷郊不说，殷寿也一眼看穿了他一时情急下的拙劣谎言。

“……我觉得教官只是担心我们出事，虽然刚才很惊险，但我们都没受伤，又救了人，训两句应该也就过去了。可你就这么站出来，大家又都知道他是你父亲，这样他不重罚你都下不来台。”

“可我确实让他失望了，还连累了你们几个。”

“不碍事儿，应该就只有崇应彪会把这事儿放在心上，而且他还是自己要跟的，他活该。”

“姬发，谢谢你。”

看到那终于再次浮现在殷郊脸上的、灿若朝阳的笑容，姬发突然觉得今夜发生的一切都无所谓了。

他只想看到这个人无忧无虑、闪耀又开心的样子。

“没关系，好兄弟嘛。”姬发有些不自然地搂住殷郊的肩膀，用力拍了拍：“回头请我们吃饭，你不是说朝歌有很多好吃的，还没带我们去过呢。”

安抚完殷郊的情绪后，姬发的思绪，又不自觉地飘到了方才那场失控的实验意外。

雄狮最后的死状，应该是透支了精神力后的现象。就像失控发狂的哨兵一样，在没有及时

得到向导的安抚和疏导，就会痛苦发疯而死。

如果说“摘星楼”计划只能简单粗暴地取代了向导的一半功能，无法完全取代其不可替代性。那未来向导的地位……会因此而改变吗？

他觉得自己隐约抓住了什么头绪，但很快，这点小小的火苗又在他脑海中消失无踪。

3. future

11.

从“塔”搬到别馆，这几天殷郊过的依旧是深居简出、足不出户的日子。

姬发怕他无聊，搜罗了不少新的科技设备和锻炼五感的健身器材，甚至还抱回来了一台游戏机和一箱卡带。殷郊将它们一一“临幸”过后，又很快丧失了兴趣。

放下挂在头上的VR眼镜，他四肢大开地躺在地上，无聊地望着头顶的天花板，数着上面有几道细微的裂纹。

这算是被金屋藏娇了吗？

等姜子牙敲门进来后，看到阳光下仰面朝天的殷郊，觉得像是看到了一只太阳底下睡懒觉的超大号野猫。

“你怎么郁郁寡欢的，这两天精神图景有异常吗？”

殷郊双眼发空，摇了摇头：“没事儿干，太无聊了。”

姜子牙：……

多么恶毒的攻击。

“无聊啊？无聊没关系，我给你找点事儿。”

姜子牙咬牙切齿地打了一通电话，“塔”立刻派人寄来了十大箱的纸质文件。警卫员帮忙往上搬的时候还在疑惑，姜老师以后难道也要搬进来住吗？

“刚才说哪儿了？”姜子牙推了推老花镜，在医疗记录上又写下几个字：“你说你最近一直在做梦？”

殷郊盘腿坐在地上，一边给文件重新分类，一边点了点头。

“梦到什么了？”

“我梦到自己被架在高台上，手脚都被镣铐绑着。一个金甲侍卫爬了上来，给了我一巴掌，然后一剑斩断了我的头。”

“啊，这样呀。”姜子牙一副“果然如此”的表情：“昨儿晚上的电视剧剧情，看不出你还喜欢这个呢。”

“画面做得不错，看上去很用心。”

“我又不是要害你，你防着我干啥，就是给你再做一次恢复评估。”

姜子牙觉得自己身为“塔”的总教务长，百忙之中要抽出空来给个不知感激的小子做检测，命实在苦了点儿。

“我都挺好的，你在报告上写‘一切正常’就行。”

就你现在的精神状态，信你不如信一块叉烧。

“对了，我的确有问题要问你。”

姜子牙立刻来了精神：“说说看。”

“你认为哨兵和不是自己结婚对象的向导精神结合，算不算是精神出轨的一种。”

姜子牙手一用力，掰断了笔杆上的别针。

“你出轨了？”

“当然不，这几天除了姬发外，我接触的向导就只有你和杨戬，出没出轨你们比我清楚。”

“杨戬可不成，那是我亲师侄、正经孩子，你祸害别人去。”

“不是。”殷郊摇摇头：“我只是想不明白，为什么我会和姬发结婚，会不会是因为精神结合与感情有正向关联。我们之所以在一起，是不是因为我们先成了一对哨兵向导的搭档。”

你一个“被结婚”的，能琢磨明白有鬼了。

姜子牙不由心虚，但是想想失忆前姬发和殷郊纠缠不清的关系，又觉得他们就算现在不结，未来某一天迟早也会结的。

算了，他何必跟一个脑袋差点报废的小鬼认真探讨这些问题。

“从我这几年收上来的离婚诉讼官司文书来看，认为‘精神结合’代表出轨的人的确不少。前两天才刚处理完一个，男方是普通人，女方是哨兵。男方吵着要离婚，而且坚持女方是过错方，想让她净身出户，因为女方不久前和一个向导建立了精神结合。”

在体能上，哨兵是天生的强者。但在精神控制的方面，他们又先天不足。

向导可以脱离哨兵独自生活，而哨兵却不能。如果没有向导定期为他们梳理精神图景和调整感官，时间一长，他们很容易陷入狂躁中。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塔”会向登记在案且没有固定搭档的哨兵提供向导素，也有向导在塔中任职，专门替哨兵梳理精神图景，还没毕业的学生来义务帮扶甚至算学分。

但这和真正拥有一个向导相比，还是天壤之别。

不少婚前信誓旦旦绝不找向导的哨兵，几年后就会抵挡不住安抚精神图景的诱惑，而去寻找一个向导搭档。精神结合会让哨兵与向导间灵魂相接，心意相通。伴侣之间尚有需要隐私，偏偏还有一个非亲非故、却又比伴侣更了解哨兵的人存在，因此在普通人与哨兵、哨兵与哨兵组成的家庭中，很多人都介意这一点。

“后来离了吗？”

“没离成，男方被断了经济来源，女方又请了个有名的律师，差点反让男方净身出户。最后坐下聊完，和解了。反正只是精神结合嘛，也维持不了多久，过段时间就失效了。”姜子牙捋了捋自己的胡须：“清官难断家务事啊……你说他们就不能自己在家里作，别出来占用公共资源，我们可都忙着呢。”

这话里话外，颇有点指桑骂槐的意思。

“那如果哨兵和向导建立了身体结合……肯定是因为有感情吧。”

你在问一个七旬老汉什么问题。

“最好是有吧，一生一次的事儿，不然那不就要流氓吗。”

12.

突然，殷郊猛地站起身。

“抓住我。”

姜子牙一愣，还未回过神，就被一股巨大的冲力震得脑袋一懵。

“轰！”的一声，别馆的整个二层几乎被掀飞，四面的玻璃被震得粉碎。楼下的警卫和安保人员不由大吃一惊，立刻进入警戒状态。

“要了命了，这是煤气管被炸了吗？”

在爆炸前的一瞬，殷郊打破了窗户，带着姜子牙一起翻上屋檐。姜子牙趴在殷郊肩膀上，看着下面的惨状不由咋舌：“这别馆被围得密不透风，他们怎么找进来的？”

殷郊闻了闻空气中残留的气味，微微皱眉：“是普通的炸弹，搭配对哨兵的电磁干扰器，看爆点是从二楼的窗户扔进来的。”

“这么远也能扔进来？该不会是又是‘鹿台’操纵的哨兵吧？”

话一出口，姜子牙意识到自己失言。

但殷郊看上去没什么反应，他稳稳地站在屋顶的烟囱上，透过翻飞的屋顶看着下面焦黑的地板：“你让我分类的文件好像都烧着了，没关系吧？”

姜子牙：……算了，是他自己活该。

“你受过战斗训练吗，如果我把你放在这里，你能不能藏好并通过精神力给我指令？”

“老夫四十多年前就离开了军区，这些年一直都是后勤人员，偶尔发论文讲讲课作指导……”

殷郊扯下上衣，几下撕成布条，把姜子牙捆在背上：“一会儿抓紧我，不要抬头，小心扭到脖子。”

“你不是打算去跟他们硬碰硬吧？你可还是个伤号！”

“只是失去记忆。”殷郊纠正道：“但我觉得，我好像能打他们所有人。”

13.

不知道谁从哪里开了第一枪，随即枪声在别馆的四面八方陆陆续续地响起。

警卫员举起手枪，门后的硝烟渐渐散去，他谨慎地观察着值班室外的情况。他没有哨兵或者向导的能力，对他来说外面的情况无疑是战争迷雾，而对敌人来说，他的位置清晰无比，甚至连他逐渐加剧的心跳声都在哨兵面前一览无遗。

如果他选择躲在值班室里，将战斗交给外面的哨兵和向导，没有任何人会对他的选择做出指摘。

除了他自己。

最后警卫员一咬牙，顶着值班室的桌子当作简易的盾牌，压低身子往外冲了出去。

首先要确认殷郊先生和姜老师是否在爆炸中生还。

穿过楼梯间，刚一转身，一股本能的寒意让他脚步一顿，下意识将桌子迎了上去。“砰！”的一声，桌子撞到了什么钢板一样坚硬的东西，震得他虎口几乎裂开，连连后退了两步。

是敌人，而且大概是个哨兵。

警卫员立刻打开了随身的电磁干扰器，对方的动作有了一瞬间的僵直。趁着这个空隙，他从桌子的掩护下站了起来，一枪打中了对方的脑门。

然而哨兵的动作没有停下来。

子弹从哨兵的大脑中穿过，巨大的冲击让他一瞬间人仰马翻，倒在了地上。可他的四肢以一种常人无法理解的方式扭动起来，活像是恐怖电影里的丧尸，顶着满是鲜血的头颅，手脚并用着向警卫员的方向爬来。

又是“鹿台”系统。

警卫员咬了咬牙，正从怀里掏出手雷，就感到眼前一花，一道身影猛地冲到了他前面。

殷郊一脚踏中了哨兵的胸口，狠狠踩在地上，姜子牙发誓自己清晰听到了肋骨开裂的声响。哨兵还在扭动挣扎，这次殷郊对准了他的两条腿，一下、两下、三下，直到再没有任何动静。

“殷先生！姜主任！”警卫员惊喜道：“你们没受伤吧？”

“没有。”殷郊微微皱起眉头，指了指自己的太阳穴：“先关了，等会儿再开。”

“啊……好的！我差点都忘了。”

恢复正常的知觉后，殷郊甩了甩脑袋，觉得状态又好了些：“姬发在别馆里留下多少人？”

“二十人轮班，其中五个是向导，剩下的都是哨兵，现在别馆里应该至少有十人。”

“入侵者比我们人多，刚刚我解决了几个，都是像他这样的。”殷郊瞥了一眼在地上依然抽搐着的哨兵：“得先找到他们的首领。”

这时一直趴在殷郊肩头不作声的姜子牙睁开了双眼：“西南方感应到巨大的精神力，如果没猜错，‘鹿台’应该就在那个方向。”

“‘鹿台’是什么。”

“是一套特殊的精神力操纵系统，一定范围内能够控制并强化这些经过洗脑的哨兵。”姜子牙干脆举了个例子：“就跟你昨儿看的电视剧差不多，它是主脑，可以操纵一群小机器人来杀你。”

“行，那我先去解决主脑。”殷郊点点头，对警卫员道：“你先守在这里，注意安全，我离开后你就立刻打开干扰器。”

“殷先生，你不带把枪过去吗？这太危险了。”

“我带着武器。”殷郊拍了拍自己的大腿，又示意姜子牙：“姜老师，要加速了。”

“等等，你就带着我这么个累赘？把我放这儿不好吗！”

姜子牙只觉得殷郊的动作有一瞬间的停滞，然后突然发力，如同一头矫健的野兽，在地面上跃起。耳边的风像刀子一样割着姜子牙的耳朵，震得他全身上下的老骨头都快散了架。

苍了天了。

回头他要跟姬发讨一周的假，好好歇一歇。

别馆的西北方是一片树林，越靠近那里，殷郊越感到自己的知觉变得越敏锐，就好像有什么在召唤着他一样。然而真正走进树林之后，周围不知何时起升起了一层朦朦胧胧的雾，渐渐遮挡起他的视线。

“你看得见雾吗？”

“什么雾？”

殷郊闭上了眼睛：“我的知觉被其他向导影响了，姜老师，麻烦你帮我调整一下。”

他感到焦躁，即便闭上了眼睛，他也能嗅到雾的潮气、皮肤被粘连的不适感、甚至口腔内泛着淡淡的腥气，五感传来的繁琐信息困扰着他。敌人的向导太过强大，如果不分心来抵抗精神力的攻击，他恐怕会很快就陷入幻觉之中。

“你的知觉没问题啊。”耳边传来姜子牙疑惑的声音：“现在还能看到雾吗？”

“嗯。”

他一步一步踩在堆叠的落叶上，天色便越来越暗，白色的太阳发出比月亮还要阴冷的光。又走了几步后，一道白影“嗖！”的在两人面前闪过，吓了姜子牙一大跳：“嚯！什么东西！”

“是一只白色的狐狸。”殷郊顿了顿：“有狐妖。”

“什么狐妖，那肯定是敌人的精神体！”

“嗯，先跟过去看看。”

殷郊朝狐狸逃窜的方向追去，可他再也没有看到精神体的影子。

越走下去，这片树林越如原始森林一般无穷无尽、一望无边，仿佛走进了克苏鲁神话的深渊，这明显不是一片城郊小树林该有的体量。直到他看见眼前亮起一团黄色的、温暖的光，那是一颗巨大、一人高的茧，缠绕着它的雾气般的丝线如血管般律动，仿佛一颗活着的心脏。

过来吧，孩子。让我好好地看看你。

殷郊缓缓地朝它的方向走了过去。

是不是忘了什么？

从什么时候开始，他就再也听不到姜子牙的声音了？

殷郊来到茧的面前，伸出一只手，试图触及这颗心脏柔软又温热的表面。

突然一道璀璨夺目的火光从茧的中心炸开。火焰宛如一只盘旋的凤凰，鸣叫着冲破束缚，将殷郊眼前的一切撕成碎片。

“殷郊！醒醒！”

姬发的声音在他脑海中响起。殷郊定睛一看，雾气被火焰“滋滋”地燃烧着，困住他的一切渐渐化为灰烬，露出了幻像之下的真相。

他再次听到了姜子牙吵闹的声音，老头子正使出吃奶的劲儿掰他的手臂，死活不想让他再往前伸一丝一毫。面前则是一台精密的机械仪器，看起来像是一座塔台，但底座又像是战车，可以轻易移动。

“傻小子你疯啦，那可是‘鹿台’的精神力集成中心，碰一下你脑袋可就炸了！”

“谢谢。”

姜子牙一怔，意识到殷郊终于摆脱了控制，立刻喜上眉梢。

殷郊收回了手，从大腿的附近的裤子夹层中掏出一把刺刀，反手一握，狠狠地割断了缠绕着鹿台的一圈电线。电路立刻传来一阵焦糊味儿，他也不敢耽搁，从口袋里掏出手雷，拉开保险丢了出去。接着一个原地后空翻，从“鹿台”上一跃而起，拉开距离后稳稳地落在了地面。

“轰！”的一声，“鹿台”被炸成碎片，四散的零件崩落在二人面前。

姜子牙被刚才那“360度空中转体”晃得直恶心，从殷郊身上下来，蹲在一旁吐去了。殷郊则再度环顾四周，发现一个穿着军装的女人竟站在不远处，似笑非笑地看着他。

“殷校尉。”她压低声音道：“好久不见。”

殷郊眉头微皱，从地上捡了块石头扔过去，女人便化作幻影消失不见了。

“那……那不是……苏姐己吗？”姜子牙直起身，一脸惊恐道：“她怎么会现身？全境都在通缉她，朝歌更是严得密不透风。”

“你们之前还以为别馆是安全的。”

姜子牙一噎，小声嘀咕起来：“该不会，是我叫来的那箱子文件有问题吧……可她怎么知道文件是送给你的……”

对于这背后的缘由，殷郊并没有太多兴趣。他站在原地，看向别馆的方向，姬发正从那边匆匆地赶过来。

“还好赶上了。”姬发停在殷郊面前，注意到他裸露的上半身时动作一僵，又很快恢复如常，上上下下地检查他的情况：“哪里不舒服吗？”

殷郊摇了摇头：“我累了，想回去休息。”

“我都没喊累呢，你怎么都比不过我这个老人家。”姜子牙没好气地道：“刚才为了阻止你冲进‘鹿台’，我累得精神力都快耗空了，差点晕过去。谁知道你一身力气跟头牛似的，怎么拽都拽不回来。”

“谢谢姜老师。”

姬发温和地笑了：“如果不是姜老师在，恐怕我就赶不上了。”

“你小子是不是早就知道自己会被控制，所以才折腾我一起过来。”

“它的目标太过明显，像是故意引我过去。”殷郊古井不波地道：“所以听你对‘鹿台’形容，我猜我应该很容易就能被‘鹿台’操纵。”

何止是容易。

毕竟殷郊就是最早的“摘星楼”计划参与者，他的上半辈子都和“鹿台”算是绑定在一起的。

看着姬发难看的脸色，姜子牙为了缓解尴尬，轻咳了两声：“行了，老夫去看看有没有其他伤号，没事儿的话完事儿就直接回去了。这儿是不能住了，你俩先找个其他地方待两天。”

15.

在姬发的安排下，殷郊暂时搬往“塔”的学生宿舍。刚好最近是休假期，宿舍没有人，空闲的寝室还多，也不会有太多人注意到殷郊的存在。

将他送走后，姬发和军区的人协调了爆炸事件的后续调查，接着收拾了些还能用的衣物，快速打包了两箱行李。

路过客厅时，他拿起了桌子上的几张照片，它们奇迹般的没有受到任何损伤，父亲、母亲和哥哥的笑容一如既往，让他看着就不禁柔软了目光。

将相框放进行李箱，他拖着家当去找殷郊了。

走在宿舍的走廊上，姬发不禁怀念起过往。毕业后他就再也没回过这地方，他记得外墙上曾经有一个洞口，殷郊曾经就是拉着他从那里钻进钻出，午夜在街市上游荡，吃遍整个朝歌最出名的大排档。

现在外墙已经翻新了，喷涂了新漆和艺术涂鸦，建得密不透风。看来现在的孩子们没法像他们那时一样享受这种隐秘的乐趣。

姬发找到房号后，敲了敲门，没有得到该有的回应，只能推门而入。这里原本是设计给六人同住的居室，因此公共空间、卫生间、厨房等等应有尽有。殷郊没有开灯，光着上半身躺在里间的床上，正直愣愣地看着天花板。他似乎刚洗完澡，半湿的卷发间萦绕着湿气。姬发的手在开关上停留了片刻，最终没有按下去，而是先来到殷郊面前，手抵太阳穴，缓缓调节殷郊的感知并建立精神屏障。

在殷郊的精神图景中，那只黑色的小兽看上去精神了不少，虽然远远的避着姬发，却又审视般地打量着他，有时又在雪地里打滚，笨拙地抖落鬃毛上的白色雪花，仿佛一条大型犬。

这哪里像是饕餮该有的凶相。

等姬发退出精神图景的时候，殷郊刚好在盯着他看，双眼一如既往的明亮和清澈。

“那个别馆对你来说重要吗？”

姬发摇了摇头：“其实我住在那里的时候不多，你也看得出来，房间里没什么生活痕迹。”

“那你在朝歌都住在哪儿？”

“你家。”

殷郊一时无言以对。

姬发轻轻捧起殷郊的侧脸，在他的眼角落下一吻：“今天接到遭袭的消息时，我很害怕。”

“你不相信我？”

“当然不，我知道他们不是你的对手。在指派保镖的时候我就在想，我要去哪里找一个比你还强大的哨兵来保护你。”

殷郊对这样的恭维很受用，像大型犬一样仰起头，蹭了蹭姬发的掌心。

“我只是在害怕……是我自己度不过这个坎儿。从前我们出生入死了许多次，早该将生死置之度外。但在你中伤昏迷后，我的天就像塌了一样，我突然觉得死亡变得令人恐惧。”

“他们通知了我好几次，说你可能醒不过来了，最好的情况是成为植物人。现在我都要想不起来那时的心情，仿佛行尸走肉般活着，但又要分心处理着公务……那段时间我过得很艰难。现在这种情绪被我关在了记忆的角落中，一旦你再受到伤害，它就会再度唤醒，让我感到无比恐惧。”

殷郊睁着明亮的眼睛看着他，突然一用力，将姬发扯上了床，压在他自己身上。

“别闹，衣服还没换呢，蹭床单上脏。”

“脱了就行。”

姬发因为吃惊而睁大了双眼。

“我太累了，身体结合能帮我更快恢复状态。”殷郊想了想，补充道：“我想跟你睡觉。”

4. past

16.

“我妈说了，想请你一起吃饭。”殷郊大大咧咧地揽住姬发的肩膀：“正好今儿休假，跟我回家吧。”

姬发一愣。

“这样不太好吧。”

“有什么不好的，你衣服都不用带，穿我的就行。我们可以打一夜游戏，明天睡到中午起来，休息休息，傍晚去看格斗大赛。”殷郊拍了拍他的肩膀：“我妈做饭可好吃了，为了招待你还说要亲手下厨，你有口福了。”

因为你父亲是“玄鸟”的教官，你母亲是东鲁军区司令官的妹妹。我既是“玄鸟”的一员，又是西岐司令官的儿子，作为未成年向导更不该在外界与未成年哨兵交往过密……哪怕是问心无愧的前提下，这顿饭都会不可避免地参杂过多需要避嫌的政治因素。

更何况姬发扪心自问，他心里不是那么干净。

“怎么这个表情，你不想来我家过夜吗？”

“当然想。”

情感战胜了理智，魔鬼战胜了天使。

殷郊乐天又直爽的性格和殷寿并不相似，姬发一直以为他是更像母亲些。所以当他看到宁静、温婉又纤瘦的姜夫人时，多少有些吃惊。

“你就是姬发吧，殷郊总是跟我提起你。”姜夫人微笑着对他道，她的双眼熠熠生辉，让姬发忍不住幻视殷郊漂亮的眼睛：“从西岐远道而来，孤身在朝歌生活，你真是了个了不起的孩子。”

“没事……殷郊经常陪着我，我也没觉得孤单。”

“我过去在塔学习的时候，曾经见过你的父母，他们从那时就很恩爱了。”

“父亲和母亲？”姬发有点吃惊：“我还没听他们说过这些。”

“我和太姒年纪相仿，她是个优秀的姑娘，每项成绩都名列前茅，又有自己的主见。”说到这里，姜夫人不禁笑了：“那时候她很有名，有不少哨兵都在追她，全部被她拒绝了。”

“那她为什么会选择我父亲呢？”

“你父亲那时候在教授的身边做助教，也是最强的向导之一。你母亲不服输，总是要跟他比一比，一来二去他们就熟悉了。”

姬发不由试图回想父母过去相处的场景，在他眼中，他们总是相敬如宾、互敬互爱，无法想象他们也有年轻时热恋甜蜜的模样。

他突然想家了。

昨天哥哥才给他来了电话，让他安心在朝歌受训，父亲和母亲都很想他，但怕打扰到他的

学习，所以不敢常打电话。老家门前那片农田的麦子熟了，院子里的蔬菜瓜果也结得很好，父亲母亲挑了些西岐特产给他寄了过来，让他记得及时签收，放久了容易坏。再过段时间，等有了空闲，他们就一起来朝歌看他。

父亲、母亲和哥哥总是很忙，但这也是没办法的事。

四方军区，只有一位首长是向导，所以就算是在思想相对开放的西岐，也会在政治上遭到极大阻力。明明父亲做的不比任何一名哨兵差，但无论他提出什么，总有哨兵派认为是错误的。甚至能让哨兵向导互惠互利的政策，也只会惹来冷嘲热讽。

政治家总是立场先行，不分是非。

姬发又想起了殷寿，同样不被人所理解，朝歌内却没有任何人敢质疑他。毕竟他是一个传奇，是百年来塔最强大的哨兵，他的威严足以让夜啼小儿止哭，谁敢招惹这样一个敌人呢？

如果有朝一日，自己能像殷寿这样强大……父亲、母亲和哥哥会不会更轻松一点？

“你们在聊什么？”殷郊抱着被子和枕头走了进来：“不会在说我的坏话吧。”

“想哪儿去了，没说你。”

“我先去睡了，你们玩得开心。”姜夫人适时地将空间留给两个年轻人：“虽然明天可以晚起，但也别玩过头了。”

“放心，我知道了。”

殷郊把枕头和被子扔给姬发，自己兴冲冲地在床头架起电脑屏和游戏机，姬发则若有所思：“你妈妈人真好。”

“那当然。”殷郊放下手柄，突然意识到什么：“你想家了吗？”

“哥哥说他们过一阵子就来看我。”

“那太好了，我也一直想见见你哥哥。”殷郊的眼睛立刻就亮了：“我听说他虽然是向导，但体能和格斗也很强，就连很多哨兵都不是对手。有哨兵找他的麻烦，结果被他狠狠揍了一顿。”说着又挥了挥拳头。

姬发试图将伯邑考那张温文尔雅的脸代入殷郊的动作，突然笑出了声。

“你傻了吧，怎么乐成这样？”

“没有，突然想起好笑的事。”

“我说真的，听说你哥的指挥能力堪比一台超大型计算机，被他指令的哨兵就像开了天眼似的。如果有机会，我肯定也想跟他合作一次。”

听殷郊这样夸赞伯邑考，姬发心中既骄傲，也莫名多了一丝吃味：“等毕业的时候，你会想和哥哥那样的向导搭档吗？”

殷郊一怔，大概是年纪还小，第一次遇到这样“吾与城北徐公孰美”的难题，也被问懵了。

“这不一样啊，合作是合作，搭档是搭档。我这辈子可能会跟成百上千个向导合作，但是能完全交付精神图景的向导，就只有你一个。”

你下一句是不是要说“我只是犯了全天下哨兵都会犯的错误”。

“姬发，虽然还不知道我们的契合度到底有多高，但我觉得一定不会低。”殷郊突然格外认真地说道：“我只信任你，除了你之外，我不想让任何人成为我的搭档，更不会和其他向导精神结合。”

这么近地看着殷郊闪亮亮的眼睛，姬发觉得自己的心跳声加快了。

他的精神体仿佛从凤凰化变成了海燕，正在精神图景内跨过一场阳光明媚的暴风雨，只差一点就要被疾风吹得得意忘形上了天。他只能极力提醒自己，殷郊这不是在求婚，最多也只算是表白心迹，自己不要多想。

“太肉麻了。”为了掩盖泛红的耳根，姬发一枕头怼在殷郊脸上：“先玩游戏吧，再等下去都几点了。”

17.

唐僧师徒取得真经的时候，也没料到他们还有最后一难，于是被风吹进水里湿了经书。

姬发也没想到，自己夜宿殷郊家，难关还在后面。

因为是独生子女，殷郊的房间里只有一张单人床，好在尺寸够大，挤得下他们两个人。

但也就仅限于“挤得下”。

耳畔传来殷郊一起一伏的呼吸声，刚睡下的时候，他还知道背朝着姬发。可真正睡着后，他就迷迷糊糊地转了过来，高挺的鼻子呼出的气吹在姬发的颈间，仿佛一条软软的、轻柔的扫帚，抓挠着姬发越来越不干净的心。

要命的是他没一会儿又抬起一只胳膊一条腿，顺理成章地将姬发搂在怀里。

姬发慢慢转过头，与架子上的哈士奇抱枕大眼瞪小眼，觉得自己大概鸠占鹊巢了它的位置。

他不是第一次与人同住，但伯邑考的睡态仿佛一尊成佛的塑像，一夜没有半点动静，甚至让你担心人是不是还在喘气。他从没遇到过殷郊这样的，也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做。

叫醒殷郊，他舍不得。不叫醒殷郊，他的良心又过不去。

其实怎么做都无所谓，但心底这点不可说的、隐秘的欲望，让他怎么做都是错。

姬发的思维开始发散，试图转移自己的注意力。他想到了明天早上殷郊起来后可能是什么态度，想到毕业后两人会选择在哪里工作，想到他们可能会有怎样的未来。甚至考虑起领养孩子的条件，殷郊应该会喜欢孩子的，但他记得必须是其中一方过三十岁的已婚家庭才有资格递交领养申请。既然殷郊认定了自己是他唯一的向导，那他还会和其他人结婚吗？如果他连搭档就只认准了一个，在精神结合的前提下，他还会考虑其他的结婚对象吗？那他之前说的意思……果然是在求婚吧？

这个念头只在姬发的脑海中如烟花般快乐地炸裂了一瞬，接着理性重新占据上风。

以殷郊的性格，如果对他有好感，不会在邀请他留宿后两个人睡同一张床。

他不会像自己这样胡思乱想，因为他毫无绮念，所以睡觉就只是睡觉。

想通了这个道理后，姬发快要报废的大脑终于正常运转，温度也渐渐降了下来。既然殷郊没有这个意思，他就不该借朋友的身份来占便宜。

姬发一点一点地挪动身躯，试图从殷郊的臂弯间移出来。然而殷郊的感官过于敏感，几乎是立刻察觉到了姬发的动作，半梦半醒间搂得更紧了。

他还想挣扎，就感到一股热意贴在自己颈间，还缓缓地呼着热气，吹得他汗毛都立了起来。

是殷郊的嘴唇。

刚刚复原的大脑又当了机。

仿佛有一道电流钻过姬发的脊背，他的五感像哨兵一样被无限放大。殷郊的温度贴着肌肤传过来，健美又修长的两条腿自然地夹着他的身体，就连他换洗的T恤和短裤都是殷郊的，殷郊的气味将他整个人包裹成一团。

不行，不能这样下去。

“……殷郊、殷郊？”姬发轻轻晃了晃殷郊的头：“醒醒，别睡了。”

“嗯……”殷郊的头蹭了蹭，迷迷糊糊地念着：“别闹……姬发……我再睡一会儿。”

姬发：……

他真想知道，殷郊现在在做什么梦。

觉是睡不成了，他干脆破罐子破摔，伸手回抱过去，催眠自己怀里是一只喘着热气的大型犬，心里默念着道德经。这一下倒真有效果，过了几十分钟，久违的睡意终于重新找上了他。

迷迷糊糊之中，姬发不知道为什么，脑子里再次没来由地闪过一个奇怪的念头。

殷郊的家很好，姜夫人很和善，干净整洁又温馨……但在这个家里，他似乎没看到任何殷寿留下的生活痕迹。

18.

第二天殷郊醒时，已经是下午了。意识回笼，他很快发现自己和姬发睡得像两只抱错了树的树袋熊。迟疑了一瞬后，他小心地抽出身体，以免将姬发吵醒。

他迷迷瞪瞪地走到客厅，姜夫人早已穿戴齐整，茶几上煮着一壶红茶，托盘上放着精致的茶点，每一块都让人食欲大振。看到殷郊过来，她温柔地道：“饿了没，要不要吃点心？”

殷郊点了点头，随手拿了一块：“嗯……这次玫瑰花更多了，蜂蜜又少了点，是调整配方了吗？”

“你父亲吃不惯太甜的东西。上次回家的时候，他觉得腻，所以我少放了点。”

听到母亲提起殷寿，殷郊的睡意荡然无存。

他在“玄鸟”特训时见到父亲的次数，或许比母亲见到的还要多。

在很小的时候，别的小朋友会画一个大大的房子，把自己的家人都装进去。这个家是由爱连接在一起的，爱让他们永永远远的在一起。可在同样的年纪，殷郊学到了什么叫做“政治联姻”，而政治联姻不需要爱情。

父亲是总司令的儿子，母亲是东鲁军区司令官的女儿，他们的结合不是因为有爱，而是因为母亲是契合度最高、身份也最适合父亲的向导。父亲最常对他说的话，也是：“注意你的身份，记得你是谁的儿子。”

“姬发还没醒吗？”

“嗯？”殷郊回过神：“还没呢，他毕竟是向导，哪有我精力旺盛。”

姜夫人笑着摇了摇头：“哨兵和向导，也没有那么大的区别……他家在西岐，难免会想家。你既然比他年龄大一点，记得多照顾他，像你们这样从学生时代结下的情谊，在将来是很难得的。”

“嗯，我知道。”

等殷郊洗漱完毕，端着下午茶回屋时，姬发终于睡眼惺忪地爬了起来：“好香啊……是你妈妈做的点心吗。”

“对。”殷郊点了点头，正襟危坐道：“姬发，我有些话想对你说。”

姬发刚塞了块玫瑰糕饼进嘴里，被殷郊吓了一跳，随即昨天晚上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重新装回了脑袋。

该不会殷郊今早起来，看见他们抱在一起，终于开窍了吧？

看他现在的态度，如果是想拒绝或者划清界限，应该会更愧疚。那他如果是要告白，自己该怎么回答？直接答应吗？会不会显得太迫不及待，会不会吓着他？

“这几天我想过了，你在朝歌见不到家人，成天都有心事，郁郁寡欢的。我虽然能给你解闷儿，却不能真正代替你的家人……”殷郊真诚地拍了拍他的肩膀：“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把我当作亲哥哥看待。叫我一声哥哥也行，或者认个干哥哥，我以后都会罩着你的。”

一句差点脱口而出的“我愿意”被硬生生憋回了嗓子眼儿。

姬发感觉自己的表情裂开了，反应了一会儿才意识到：“我刚刚……是被占便宜了吗？”

19.

如果你有过一个朝夕相处的亲哥哥，就应该知道，对他产生杂念是多么困难的一件事。

姬发一恨殷郊头脑简单，二恨殷郊感觉迟钝，三恨殷郊简直有毒。更给自己做了好一番心理建设，才在看着殷郊的时候，将他和伯邑考的脸完完全全切割成两个人。

休假过后，集训的强度再度增加。青春期给姬发带来的那点多余的杂念和精力，也很快在早出晚归的烈日和汗水下耗尽。“玄鸟”的哨兵和向导们一同受训，项目都差不多，强度也几乎没有区别。很多向导身体素质偏弱，无法跟上进度，被送了好几次医务室。

殷寿没有因此减少向导的训练量，他仿佛一位固执又暴虐的君王，任何阻碍都无法改变他的决定。但渐渐的，向导们去医务室的次数越来越少，到最后能够完全跟上哨兵们的进度。即便成绩天差地别，至少没有一人拖后腿。

而姬发和其他向导们不同，他不仅完成了每一项，甚至成绩很不错。

“我要和你决斗。”

崇应彪站在姬发面前，他的影子挡住了太阳，身上的气息让姬发感到了危险。

“要脸吗？”一旁的殷郊不屑道：“姬发是向导，你是哨兵，打赢了你不光彩，输了你收拾行李回老家打猎了。”

“在‘玄鸟’，无论哨兵向导，不可区别对待。”崇应彪一个字一个字地念道：“如果想接着假扮娇娇公主，不如现在就回西岐，当你的农夫去。”

姬发抬起头，直面着崇应彪无来由的敌意：“好啊，比什么。”

“格斗。”

在殷寿的管理下，“玄鸟”并不禁止私斗，但必须公平公正、且在不小于十名学生的监督下进行。不可重伤对方，必须点到为止。

“崇应彪该不会吃错药了吧？”鄂顺听说后瞪大了眼睛：“该不会他看姬发不顺眼，想打他一顿出气，所以才找了个借口吧？”

姜文焕摇了摇头，手上用扇子给累趴下的鄂顺一下下扇着风：“不好说……听说崇城那边政局有变，他家里给他来了信……那之后他的心情一直不太好。”

“你不拦着他？”鄂顺好奇地问殷郊：“姬发是你罩着的人，打他不就等于打你的脸？”

殷郊乐了：“脸在这儿，有本事就来打。但我不觉得姬发会输。”

“要论各项体能成绩，姬发的确不低，和一般的哨兵是能掰掰手腕……但这可是崇应彪啊。”

哨兵挑战向导，这可是难得一见的热闹，一众少年们围坐一圈，在中间留下了足够的场地给两位决斗者。姬发和崇应彪各站在一侧，看着崇应彪阴沉的目光，姬发也握紧了拳头。

光凭力量，他不可能是崇应彪的对手。

哨兵有天生敏锐的五感，自己的任何动作都在对面的五感观测下一览无遗，崇应彪的周围没有死角。所以比起进攻，他更适合防守。

就在他想到这里时，崇应彪突然动了。

哨兵瞬间爆发出的力量堪比一只矫健的猎豹，姬发只看到他掠过的残影，便感到人已到了面前。他只来得及凭直觉挡了一下，仿佛被一记重锤正面冲撞，往后倒退了三四米才停下。

“完了，姬发要输了。”

殷郊瞥了鄂顺一眼：“要不然赌点什么？”

“你还有信心打赌呢……我赌你上次买的那双联名款球鞋。”

“心还挺黑啊，那要是姬发赢了，你请我们几个去吃一顿好的。”

这边还在讨价还价，那边姬发已经和崇应彪接连过了几招。他的速度与体力都远低于对方，很快便出现了体力不支的情况。

防守到现在，该反击了。

在哨兵面前，向导并非完全无力，通过强大的精神力，他们可以直接攻击哨兵最薄弱的地

方。难的是在使用精神力时无法兼顾其他感知，相当于为了一发子弹放下所有的盾。一旦不成功，被崇应彪抓住空隙，就会一败涂地。

想到这里，姬发卖了个破绽，崇应彪果然抓住这个机会，迎面将他打倒在地。就在崇应彪要上前补刀的时候，姬发突然鱼跃而起，由于速度过快，崇应彪只能下意识地后退。

然后他的视线突然一片空白。

失明让急速后退的崇应彪失去了重心，但他很快又找回了身体的控制，靠听觉定位了姬发的呼吸声。就在他打算发出最后一击时，太阳穴传来刺痛，让他不由闷哼了一声。

趁着这两击造成的空隙，姬发抓住机会，反手扭住崇应彪的手腕，将他按倒在了地上。

“你输了。”尽管气喘吁吁，但姬发的眼睛格外明亮：“打够了没？”

崇应彪一愣，随即气急败坏地起身。他最后恶狠狠地看了姬发一眼，然后头也不回地离开了操场。

“记得请客。”殷郊得意地拍了拍目瞪口呆的鄂顺，起身一路小跑到姬发面前，骄傲地搂住了他的挚友。

20.

没过几天，姬发被殷寿单独叫去了办公室，问他是否有意成为“摘星楼”计划的第一个受试者。

姬发备感震惊，他以为这是专属于哨兵的项目，于是也问出了心中的困惑。

“当然不止是哨兵，向导也在未来的强化计划内。”

当殷寿注视着你的眼睛说话时，你会觉得他说的一切都是真的。

“我们初步打算挑选一名哨兵和一名向导进入这个计划，你是最好的人选，另外一个殷郊，他的各项成绩也在哨兵中名列前茅。正好你们的精神契合度不低，未来可以作为搭档，一同投入实战，更好收集数据。”

姬发看向检测单上高达95%的红色数字，想说出拒绝的话，但不知为何说不出口。

这是最好的机会。

通过这个计划，他可以从向导中脱颖而出，说不定能获得超越哨兵的力量。到时候他会成为最强大的战士，有能力像哥哥一样，守护所有的家人。

更何况有殷郊在他身边呢。

这时外面响起敲门声，还没有得到殷寿的允许，她直接开门走了进来，仿佛已经久久地等着这一刻。

“介绍一下，这是摘星楼项目的研究员。”殷寿开口道：“苏姐己，苏博士。”

5. future

21.

一旦经过身体结合，哨兵就将和向导永远绑定，永远无法更换对象，其他向导与其精神结合时的疏导安抚作用效果将会大量降低，于是他们绝大部分都要依赖大量的向导素苦苦度过余生。

对于向导来说，哨兵却不是必需品。

在哨兵或向导中的一方死亡时，将造成精神链接强行中断，继而对另一半的精神图景产生严重伤害。

身体结合不仅仅是发生性关系，根本原理是通过性行为刺激感官和激素分泌，产生结合热，达到比普通的精神结合更不分彼此的程度。

所以既然他们有过身体结合，所以一定是彼此真心相爱的。

殷郊觉得这个逻辑没问题。

姬发的形象在他的脑海中从一尊浮在空中的菩萨金身，一步步降到了地面。他的吻很炽热，细密地落下，仿佛撕咬猎物的小兽，让人不由屏住呼吸、又被勾起欲望。他身上的气味很好闻，姬发不喜欢喷香水，包裹他的就只有洗衣液和阳光干净的香味。他对玩弄乳尖尤为痴迷，久久停留在那里不肯离开，揉捏着落下一道道红痕的皮肉，似乎希望它能涨大一圈。

殷郊就快压制不住自己的泣音了，每一分每一秒，都在接收着从未有过的、新奇的感受。

明天需要换一件领子够高的上衣。

突然间，他的五感出现了波动，仿佛从地面升起，被一双温柔的手捧向天堂。

“不许作弊。”殷郊抬起头，红着眼眶瞪向姬发。

“我只是想让你更舒服一点。”

听了这话，殷郊更为恼火，勾着小腿踢了他一脚。

姬发的手指微凉，带着薄茧，一路摸索着下滑，解开了殷郊的裤子。殷郊也不甘示弱，他看不惯姬发裹得严严实实的衣裳，这让他觉得自己溃不成军，对方却游刃有余。

他的身体怀念着姬发，就像沙漠中干涸的河道渴望着再度落下的甘霖。哪怕没有刻意去迎合，也不由自主地敞开着自己，渴求着那个熟悉又陌生的灵魂再度和他水乳交融、不分彼此。

姬发将两人的下身交叠，来回磨蹭着，殷郊则忍不住发出一声舒服的叹息。他不由猜在自己失忆前他们曾做过多少次，才能让他这样熟悉自己的每一个敏感点。

他也想要知道有关姬发的一切，越多越好。

“身体结合不一定要经过插入式性行为，只要身体的兴奋状态和亲密程度足够高就能达成。”姬发抬起头，亲了亲殷郊的眼角：“我们互相抚慰就可以，我可以帮你调节身体的五感，达到近似效果。”

殷郊：……

我该不该夸你真是个牛逼的好向导。

“进来，要么这辈子和下辈子你都别想了。”

“你说真的？”姬发笑了，半长不长的额发挡住了一半的眼睛。

他埋下头，殷郊感到温软的湿意含住了他的下半身，差一点弹坐起来，却被姬发按住了两侧的胯骨，又被重新压了回去。

姬发一点点舔舐着他的阴茎，双手则流连在矫健的大腿和臀肉之间，沉迷于蹂躏他最柔软也无法设防的地方。前后夹击的快感让殷郊的大脑一片空白，他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身体像被捕食的动物一样出现了僵直反应，过载的快感让他的大脑甚至无法分辨自己接连不断的喘息和欢爱声。直到他感到两只手指探入体内，摸索着按到了前列腺的位置。他终于失去了自己对身体和灵魂的全部掌控，呻吟着让下半身泄了出来。

他仰面躺在床上，目光呆滞地看着自己头顶的虚空。等回过神时，再去看姬发，发现对方正用嘴撕开手上的避孕套包装。

殷郊：……

哪儿来的？

自家刚刚被炸，还打包避孕套出门，总不会打算用来吹气球。

还信誓旦旦说什么“互相抚慰就可以”，呸，伪君子。

看着殷郊一脸无语的表情，姬发立刻就明白他在想什么，不由被逗笑了。

“放松一点，别紧张。这是你失忆后我们第一次上床，我不想让你留下不好的回忆。”

“那失忆前的第一次呢？”殷郊反问：“留下遗憾了？”

姬发一怔，圈起殷郊腿弯的两只胳膊也停了下来。他探出身子，深深地吻着殷郊，链接了两人的精神图景。

殷郊闭上眼，他的脑海中出现了一片一望无际的麦田，金黄色的谷粒随风而动，远方的山与山是由红色、橙色、黄色与翠绿的色块拼凑而成。这里仿佛不需要太阳，因为一切都如灿烂如艳阳，每一粒麦子都是闪耀的金子。

原来西岐是这样的。

黑色的小兽站在麦田中，遥遥望着从天而降的、太阳般的凤凰。凤凰的羽翼展开，像摇篮一样拥着它。于是它也闭上了双眼，放纵地沉浸在这团暖阳之中。

“当然不会。”他听见姬发的声音在他耳边喃喃低语：“对我来说，已经没有遗憾了。”

22.

姬发一点点地、缓慢地进入他的身体。殷郊觉得这个过程仿佛是在献出自己的全部灵魂。

或许在他失去的记忆中，在他们真正第一次结合的时候，他也曾是这样想的。

从今往后，他永远是属于他的哨兵，他永远是属于他的向导，他们的灵魂将融为一体，只有死亡才能让他们再度分开……

姬发不再压抑自己的动作，逐渐加快了速度，双手压在他的膝弯上，将双腿分开到了最大。这个姿势让殷郊疼得厉害，心里怒骂着这是在上床还是在拉筋，却被撞得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

疼感与快感并存，他觉得自己就快为这个人而发疯了。

“殷郊……殷郊……”姬发一遍遍念着他的名字，执着地追寻着殷郊的目光，期盼着他的眼里只能有自己一个人的影子。

“你能活着……实在太好了……”

听到这句话，殷郊的身体微微一僵。但很快两人一齐达到了顶峰，除了眼前的白光外，他的脑海中暂时装不下别的东西。

两人稍作休息后，又是一轮新的征伐。姬发将殷郊翻过身，圈起他的胯骨，一次又一次深深地进入他的体内。起初殷郊还能发出破碎的呻吟声，到最后他已经分不清天与地、上与下、左与右、灵与肉，头脑中一片混沌，已经不记得自己都发出过什么样的声音。

姬发。

姬发。

不要叫醒我。

让我忘记这一切吧。

23.

殷郊一早醒来的时候，身边已空无一人。

他隐约记得最后姬发把他抱进浴室，打开花洒，花洒的水淅淅沥沥地溅到他脸上，有一点凉……然后他就什么都不记得了。

昨天的善后工作是姬发完成的，今天他又一大早就出了门，临走前甚至替他梳理了精神图景，增设了精神屏障，尽可能让他睡得更香。

殷郊多少感到了一丝心虚。

环顾四周，他觉得比起姬发的别馆，这里的气息和环境让他更安心。作为一名成年哨兵，他应该也曾住过这栋宿舍楼里，在这里和同龄人一起受训。

不知道他那时的朋友和战友们，现在都在哪里。

简单洗漱过后，他穿好衣服，打算出去走走。结果刚一开门，就察觉到一股极为危险的气息，这使他立刻进入了警戒状态。

有陌生的哨兵，还很强。

“早啊。”

长发飘逸的女人坐在走廊的窗口，额上绑着黑色的发带，叼着个咬了一半的三明治，朝他

招了招手：“饿了没，我包里还剩一半，可以分你。”

殷郊一怔，下意识往后大退了一步。

“怎么怕成这样，你不是失忆了吗？”

这么说还怕对了。

“你是谁，姬发叫你来的？”

“他让我保护你。”女人将最后一口三明治塞进嘴里，从窗口跳下，声音含糊不清地道：“认识一下，三山关分部的，邓婵玉。”

殷郊谨慎地往前，握了握她伸出来的手。

“听姬发说你恢复得不错，怎么还认生呢？”

“……我们从前见过面？”

“算上下级。”邓婵玉回答：“我那时候的主要工作是监视你，向上汇报。”

殷郊：……

邓婵玉从门口早餐铺买的三明治已经冷了，啃起来又硬又难吃，让感官格外敏锐的殷郊苦不堪言。她又从运动背包里掏出两盒酸奶，将其中一个大方地递了过来。

“听说你在昆仑的重症室里躺了十五天，还以为你差不多是个废人了，现在看不是挺好的。”

“嗯。”

“今天有什么想去的地方，我可以陪你。”

殷郊缓缓地摇了摇头。

他恢复意识后还从未出过门，除非从一辆车被接到另一辆车也算在内。

“那你都是怎么熬过去的，不会一直发呆吧。”

“姬发置办了几台游戏机和运动器材，不过昨天都被炸了。”

“我知道。”邓婵玉点点头：“有几张游戏卡带是我的。”

“……我可以陪你。”

“你现在有钱吗，还说要赔我，回头我去找姬发报账。”邓婵玉喝完酸奶后，将盒子揉成一团，抬手精准地丢进垃圾桶。

“姬发让我保护你……但我不觉得你需要保护。他毕竟不是哨兵，不理解我们的本性就是难以安分的。拥有比常人高3-4倍的五感和精力，习惯长时间处于高压状态。如果让我们歇着，那才是要杀了我们。”

殷郊心里一动：“你可以带我出去？”

“这要看你想去做什么。”

“那个袭击别馆的女人，我想知道她的身份和目的。”

“苏姐己啊……也是。”邓婵玉点了点头：“那我知道该带你去找谁了。”

24.

大冤种姜子牙被两个冤孽找上了门。

“今天休息日！老夫不见客！”姜子牙的胡子都吹了起来，死死挡在安全门前：“耕地的牛都要休息，更何况昨儿才刚遇袭，历经生死，我现在身心俱疲，按理说要去‘塔’做个检测确定没有心理阴影了才能复工……还有你小子怎么过了一晚上更精神了……算了别说为什么，我不想听。”

“我想找到苏姐己。”殷郊坚持道：“为什么她的目标是我，邓婵玉说她是‘摘星楼’计划的残党，我为什么会和她沾上关系？”

“你是个失忆的人，要有自觉，这不是你该操心的事儿。等你恢复记忆后不用追着我问，自己也就知道了。”

更何况论对“摘星楼”计划的了解，可能连姬发都没有你知道的多。

“如果我什么都不知道，才会被她钻了空子。你不怕下次见到苏姐己，她告诉我我和他们才是一帮的，是你们洗脑我的记忆试图操纵我？”

姜子牙：……

还别说，真有可能。

“行吧，进来聊。”姜子牙认命地让开了大门：“你们喝茶还是汽水？”

“红茶。”

“可乐。”

“……”

姜子牙伺候好这两个祖宗后，捧着泡枸杞的保温杯坐在沙发边上。

“‘摘星楼’计划最初是上面牵头的特殊实验项目，由冀州区提出，目标是强化哨兵和向导的作战能力，训练出一支能够适应各种作战情况的特种部队，苏姐己是这项计划的研究员。但在计划的运作阶段，意外制造出了副产物‘鹿台’系统。”

“两者的逻辑都是放大作战能力，但方式天差地别。打个比方，‘摘星楼’计划是要造一架跑步机，帮助哨兵和向导通过训练增加自身力量。‘鹿台’却是一架失序的外骨骼，无论身体基础如何，都会让作战人员的力量大幅增长。对哨兵来说它像是一针超剂量的肾上腺素，瞬间进入可控的过载状态。有人称他们是‘不死哨兵’，因为即便身体关键部位被损毁，短时间内他们依然保留作战能力，就跟丧尸似的。”

“这个计划不包括向导？”

“严格来说它取代了向导的部分职能。原本作战时每1-3个哨兵和一位向导合作，链接‘鹿台’后，虽然向导本身的精神力不会得到增幅，但他可获得的信息会大大增加，一个人就可以监视整个战场。与哨兵的联络范围也增加了半公里左右，像是接了台扩音喇叭。”

也就是说“鹿台”会导致军区的向导人力资源过剩，素质较低的可能会直接被淘汰至二线。

“那为什么在毁掉‘鹿台’后，我们两个依旧看到了苏姐己的幻影？”

“大概是精神体外放，苏姐己自己就是非常强大的向导，她能做到这一点。至少在控制哨兵的能力上，没有人能超越她。”

“确实。”邓婵玉适时地补充：“追缉的时候和她交过手，如果不是她的能力太强，现在你已经可以去牢房里探监。”

“所以归根结底，她是因为什么理由来袭击我，我对她有什么价值？”

“老夫跟你交个底儿，我也正纳闷这个呢。”姜子牙叹了口气：“发现袭击者是她时，我比你更吃惊。你和她交集应该不多，理论上你也没什么用，就是崇城军区的哨兵派来袭击都比她来合理。她为什么来趟这趟浑水，我们也不清楚。”

“我从前认识她吗？”

他记得苏姐己说的是：好久不见。

“你是‘摘星楼’计划最早的参与者之一，那套系统不知道在你身上实验了多少次，所以让你比一般的哨兵更容易接上‘鹿台’，也更好被操纵。现在能想到的理由……要么是为了报复，要么是为了你的政治价值。”

“从我苏醒后到现在，没有任何除了姬发外的人主动接近我。”殷郊微微皱眉：“我好像连自己的班底都没有，会有政治价值吗？”

这次姜子牙也沉默了。

“虽然没有，但你的家世特殊。如果有你站出来反对新政权，立刻就能纠集一群野心家，弹劾现任总司令。”

殷郊看向突然发声的邓婵玉，女人还是一副无所谓的态度：“这放在古代，就叫挟天子以令诸侯，你是个天子，他们想把姬发当董卓。”

“那我站出来支持姬发，会对他有好处吗？”

“也不会。”邓婵玉摇了摇头：“外面正流传你杀害前任总司令，捧自己向导上位的谣言。”

姜子牙差点把保温杯里的枸杞喷出来，殷郊则一脸震惊：“我什么？”

“等等等等！”姜子牙的手用力地在两人间挥舞：“这……等等……这是能说的吗？”

“上一任总司令是你父亲殷寿，他是百年来最强大的哨兵之一，却突然死亡，至今死因都没有公布。”邓婵玉没有看姜子牙对她挤眉弄眼的表情：“他身体健康，没有严重病史。目前猜是姬发杀了他的人最多，但也有很多人不相信一个向导有杀害顶级哨兵的力量。”

“这都是谣言！”姜子牙连忙站出来打断，试图解释道：“殷寿他……触犯了多项严重法律，多行不义，违反人道主义精神，是四大军区联合决定罢免他的总司令身份。只是很多真相涉及军区的最高机密，一旦公布会引起轩然大波，甚至让‘塔’失去公信力，所以只有事件相关的核心人员知道全貌。”

“……所以，真相是什么？”

殷郊抬起头，脸上古井无波，看不出任何情绪：“是我杀了殷寿吗？”

他的态度过于淡然，看的姜子牙一愣，觉得有哪里不对，又一时说不上来。

“我也不知道。”

邓婵玉笑了笑：“在场的只有你和姬发，又恰好烧起一场大火，所有证据都毁了，甚至连殷寿的躯体都下落不明。姬发只说，是殷寿自己放的火，所以他是自焚也说不定……谁知道呢？”

“咳咳！”姜子牙用力地清了清嗓子：“你知道这些就行了。作为一个病人，你现在就好好地休息、好好养伤，能恢复记忆，就帮上最大的忙了。”

“如果……”殷郊顿了顿：“如果我以自己作为诱饵，出现在公共场合，苏妲己会不会再被引出来？”

“你可别瞎整这些没用的。”姜子牙吓得从椅背上弹射起步：“我们到现在连苏妲己的边儿都摸不着，也不知道她手里还有什么底牌。万一要是正中她下怀，哭都没地方哭去。”

“那我应该怎么做。”

“……老夫今天本应休假。”姜子牙欲哭无泪。

看着殷郊坚持的眼神，到底他还是拗不过，叹了口气道：“‘摘星楼’计划的文献都在‘塔’里，明天我可以调出来供你阅览，里面或许有关于苏妲己的蛛丝马迹。就算找不到什么有用的东西，你就当是熟悉一下自己的过去。但我们还未对外公布你失忆的事情，明天去‘塔’的时候对陌生人少说话，不要被看出破绽。”

“谢谢姜老师。”

“唉，别谢别谢，我现在听你叫我一声都觉得折寿。”

离开姜子牙家后，邓婵玉开车送殷郊回去，路上殷郊一言不发。

邓婵玉看了看后视镜，突然开口：“其实这些事情，你早就可以去问姬发，他比谁都清楚。你一直不问，是因为不敢吗？”

“……我觉得这些事让他开口，也会让他痛苦。”

殷郊觉得，姬发不是想要伤害他，或者将他当作圈养在家的宠物。

如果真相无足轻重，他早就会事无巨细地和盘托出，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只要自己不问，他就不说。

“别想那么多，不记事儿也挺好的。人最大的烦恼，就是记性太好。”

“你是在用电影台词安慰我吗？”

“你们两个既然有过身体结合，灵魂都是连在一起的。你的情绪他一清二楚，他在想什么，你应该也能感受到。”邓婵玉用力踩了一脚油门，穿过下一个即将绿灯变黄的路口：“你现在还算是病人，可以逃避，但总有逃不了的一天，人生病也不能病一辈子。”

“我不知道。”

殷郊的手臂盖上额头，他想起姬发无微不至的照顾、小心翼翼的关怀、昨夜两人的极尽疯狂……他们已经结婚了，也理应是这世上最亲密的人，但却仿佛一对貌合神离的怨偶，各

有各想隐瞒的秘密。

“你之前提起过赔你的游戏卡带……说起来我有自己的积蓄吗？”

“我们的关系还没好到能分享这些隐私。考虑到你父母的背景，你应该不缺钱，只是当初被烧的也有你的住处，所以还剩下多少，等你恢复记忆后才能自己算明白。”邓婵玉也想到了什么：“你和姬发结婚前签过婚前财产协议吗？”

“……应该没有。”

“殷寿生前犯下的重罪可以写满三十页A4纸，如果最后判决全部财产充公，你是不是也分不清哪些是你的？”

“……嗯。”

“抓紧这桩婚姻吧，千万别放手。”

殷郊：……

6. past

26.

“摘星楼”计划开启后，姬发回“玄鸟”的次数减少了。

他不得不面对更严苛的训练，精神力一次又一次被榨取到尽头，又在干涸前的最后一秒停下。这样的魔鬼训练逐渐让他产生了耐受力，阈值提高，和从前相比已是天壤之别。

但他的体能成绩也微幅下滑，为此他不得不在休息时加练，补完错过的课程。

在实验舱中睁开眼睛时，姬发太阳穴附近的神经还在阵阵刺痛。他强忍着身体与精神上的不适坐起身，眼睛还无法完全适应外面明亮的光线，只能半眯着看到面前有一个模糊的影子。

无论多少次，他还是无法习惯抽干精神力后的虚脱感。

“你表现得很好，又收集了不错的数据。”

“苏博士……我想请教您一个问题。”

“说吧。”

“近几次实验中，我偶尔有类似黑视的身体症状，这期间会短暂地失去意识。等恢复正常后，又失去了精神链接能力，只能调动我的精神向导。这种反应是正常的吗？”

“非常有趣。你的身体指征没有异常，所以不是身体机能紊乱导致的，出现问题的是你的精神图景。”兴奋的神色在苏姐己脸上一闪即逝：“你有按照惯例，去医疗组定期检查精神图景吗？”

姬发点了点头：“那边显示没有崩溃前兆。”

“数据是不会骗人的。说明即便有变化，也是好的变化。”说到这里，苏姐己似乎想到了什么，莞尔一笑：“但如果你是对自己的身体状态有顾虑，想要退出实验的话，可以去向军部递交申请。”

“不，苏博士，我不是这个意思……”

苏姐己总是很有攻击性。看似给了他一条选择的路，却是将这条路堵死。

姬发心想，她是那种最危险、也最容易失控的科研人员，毫无道德感，也压根儿不在乎自己这只“小白鼠”的命运。只要能为她的研究添砖加瓦，她会不惜操纵一个活生生的人、心甘情愿为她死去。

幸好“摘星楼”计划的总负责人是殷寿，不是她。

“行了，今天的实验就到这里，你可以回去了。”苏姐己摘下马尾的发圈，用手拢了拢垂落的长发：“晚上我还要陪帝启出席晚宴。”

听言姬发微微一顿，“嗯”了一声。

苏姐己是绝美的女人。

她的肌肤莹白又透亮，让姬发想起他之前随“玄鸟”去冀州区执行任务时见过的、漫天漫地

的皑皑白雪。

面对她这样的尤物，无论男女，很少有人能拒绝。

她是帝启的新情妇，这几乎是半公开的秘密。作为总司令帝辛的长子，帝启注定要继承父亲的位子，也已经与南都军区联姻，理应维持一副好丈夫的形象争取支持。可他对追求苏姐己却意外的高调。

姬发不知怎的，突然想到了殷郊。

作为总司令唯一的孙子，他未来坐上那个位置的可能性比殷寿还大，那么他也注定有一个联姻的妻子。殷郊忠诚又纯善，即便是“政治联姻”也一定会全心全意地投入。所以那会是一个与他恩爱有加的向导、既能给他带来政治利益、又能给他带来孩子的女人。

他试图不去想现在的每一天都是偷来的。如果有一天殷郊有了伴侣，他不可能再心安理得地鸠占鹊巢。他将不得不远离殷郊，将他完整地归还给他的“灵魂伴侣”。

“说起来，一直都忘了谢谢你。”

苏姐己突然出声，姬发不由疑惑：“什么‘谢谢’？”

“救命之恩。在‘摘星楼’计划的试验品失控时的那天晚上，你救了我。”

姬发一怔，这件事太过久远，他半天才想起自己确实顺手扶起了一个女性研究员。只是印象中她带着一对厚重的眼镜，头发也如芒草一般蓬乱，远不像苏姐己这样精致又漂亮。

“你认不出我了？”苏姐己对着镜子补完全妆，抿了抿嘴巴，有些小得意：“人的面部特征只需要微小的改变，就会给人留下完全不同的印象。”

“那时事态紧急，我没来得及看清您的样子。”

“你是个很有天赋的向导，因为你有一颗狮子的心，从不会将自己归为弱者。”苏姐己将化妆镜收回包里：“你会变得很强大，不要浪费自己的这份天赋。”

说完，她踢掉了脚上的平底鞋，换上一双精致的恨天高，然后朝姬发摆了摆手，快步离开了实验室。

27.

姬发没想到，居然在宿舍门口遇到两位不速之客。

男人身型干瘦，目光却锐利有神、慈眉善目。女人优雅端庄，看到姬发一路小跑着过来时露出了笑容：“跑什么，这么着急呢。”

“父亲！母亲！”姬发惊讶道：“你们怎么来了？”

“你父亲有工作要来朝歌，我想着一起来看看你。西岐的事务暂时由你哥哥代劳，他也很想你，下次就换他来了。”

姬昌附和地点了点头，目光慈爱：“刚刚你跑过来的时候，我还在想：‘这还是我儿子姬发吗？怎么长成这么高、这么帅的小伙子’，我都不敢认了。”

“你们要在朝歌待多久，我可以请假带你们出去转转。”

“请假就不用了，我们又不是第一次来，别耽误你学习。”太姒慈爱地将姬发的碎发挽在耳后：“今晚叫上你最好的朋友殷郊，一起吃个饭？”

“我问问吧，他不一定有时间。”

他给殷郊发了个信息，却没有立刻收到回复。

“姬发，你在干什么呢？”

他一抬头，发现姜文焕和鄂顺正朝这边走来，朝他远远地挥了挥手，后面跟着个黑脸的崇应彪。

“这都是你的朋友？”

看着父亲母亲关切的表情，姬发迟疑地点了点头。

于是最后这顿晚饭，变成了他们六个人一起吃。

太姒好像格外喜欢鄂顺，拉着他问东问西，尤其关注他作为一个向导在“玄鸟”受训时感觉怎么样，有没有受欺负。姜文焕和姬昌则坐在另一边，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近来军区的时局，颇有惺惺相惜的意思。

这下姬发和崇应彪两个人结伴落单。

时间对姬发来说变得尤为漫长，他偷偷看了一眼手机，殷郊总算回了信儿，说晚上有点事，就不来吃饭了，让姬发代他对父亲母亲说声对不起。

“被饲主给扔下了？”

崇应彪没由来地冒出这么一句，姬发倒也习惯了他不说人话的习惯：“哪儿来的狗在叫。”

“哼，别以为殷郊能一直护着你。总司令已经在给他考虑联姻的事了，到时候他有了向导未婚妻，还用得上你吗？”

这话恰好戳中了姬发的痛处。

“听说前不久填报毕业搭档意向的时候，没有一个向导愿意选你，是因为你不想要吗？”

这下崇应彪也沉默了好一阵儿。

“‘摘星楼’计划进行得怎么样了？”

“还算顺利，机器经过了初步调试，再过一阵子就会投入培训课程中正式使用。”

“到时候我们也差不多都毕业了吧。”

“……是。”

“没碰上好时候啊。”崇应彪叹了口气，轻声骂了一句：“真想喝点酒。”

“今天又不是休息日，你是想提前毕业吗。”

崇应彪瞥了他一眼，轻蔑地笑了一声，目光又扫过两边的姬昌和太姒：“你的父母……倒是挺疼爱你。”

“那是当然。”

对于崇应彪竟然会在家长面前收敛脾气这件事，姬发也觉得意外。他原本以为在姬昌提议一起吃饭的时候，崇应彪就会摆着一张臭脸愤然离去。

“哪有什么当然，是你得到的太容易，所以才会想当然。”

28.

这顿饭从开始到结束，气氛都很僵。

送走姬昌和太姒后，鄂顺长舒了一口气，说自己怎么像刚见了家长一样。姜文焕也点了点头，说深有同感。

鄂顺促狭地揽过姜文焕的肩膀：“那你和姬发的婚事得到他父亲的祝福了吗？”

“不知道。”姜文焕笑了：“这不得姬发先点头。”

姬发看了看手机，对他们做了个“抱歉”的手势：“我还有些别的事，先走一步，你们接着玩吧。”

剩下三人一怔，还没来得及回答，姬发就已经跑远了。

“这么急是要去哪儿呀？”鄂顺有些摸不着头脑。

崇应彪若有所思地看了他一眼，收回了目光：“一个傻子。”

殷郊说过，他小时候一家人住在的是四合院。院子中心有一棵树，他不知道树的品种，所以企盼着能到它开花的一天。谁知道他还没耗尽耐心，那块地就动迁了。他搬进了更大更好的房子，却再也看不见他的树了。

“后来新建的楼烂尾了，到现在也都荒废着。”

仿佛一座光秃秃的、方型的混凝土野兽，安静地伏在交纵的马路与车流旁，长着一张能吞噬天地的血盆大口。

“就像饕餮一样，贪得无厌。”

姬发三步并作两步，爬上一层又一层楼梯，推开了锈蚀的铁门。金属合叶发出“吱吱呀呀”的声响，可背对着门的人依旧坐在原地，动也不动。

姬发松了口气。

“怎么一个人来这儿坐着，也不跟我说一声。”

他来到殷郊身侧，和他一起坐在危险的天台边缘，有意识地保持了让对方有安全感的距离。

“对不起……没去见伯父伯母。”

“没关系，他们在朝歌还会再待一阵。”姬发拍了拍他的肩膀：“有什么难受的，可以跟我说。如果不想说，至少让我陪着你，我可怕你出个好歹。”

殷郊沉默了一会儿，木然地点了点头。

看来他还不愿意开口。

没关系，姬发想。这可是殷郊，等他情绪平复后，总有一天会愿意说的。

殷郊总是和姬发分享自己的苦恼。两人初次相识后不到三个小时，他就将自己的家底儿倒豆子一样说了个干净。他知道殷郊在受训时用功又刻苦，想要成为父亲殷寿一样厉害的哨兵。也知道他并不向往杀戮与战斗，这样拼命只为得到殷寿的认可。尽管他拉练时比谁都起劲，但或许更适合更单纯和理想化的职业，比如画家、文学家、或者艺术家。

能让殷郊这么难过的，只有关于殷寿的事了。

“你说……人是会变的吗？”

姬发不知道他指什么，只能模棱两可地回答：“应该没那么容易吧。”

“我不喜欢变化。”殷郊摇了摇头：“我希望再过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后，我们还是无话不谈的兄弟和搭档，还能像这样一起坐在这里。”

“当然。”

此乃谎言。

姬发也想骗自己，他痛恨自己理性的那一面，无法就这么放纵自己，伸出手，触碰眼前这个人的面颊。

他想捧着殷郊的脸，注视着那双灿如星辰的双眼，郑重地告诉他，他爱他。他想深深地吻上让他朝思暮想的唇，想让那双眼睛中除了他的影子外再也没有其他事物，让殷郊从上到下、从里到外都染上他的味道。

但他还是只能说：“我不会变的，永远是你的好兄弟。”

这是殷郊现在需要的。

殷郊转过头，安静地看向他。然后缓缓伸出手，将头埋了下来，额头抵着姬发的肩膀，手臂环住他的肩膀，这是一个无限接近相拥的姿势。

“姬发，我们要永远都这样，一直走下去，做一辈子的搭档。”

“嗯。”

姬发的指尖轻柔地点在殷郊的太阳穴上，进入了他的精神图景。

里面的世界不像往日般安宁，小院早已不知所踪，狂风卷起落在石子地上的、枯败的枝叶，打着旋儿飞上天空。巨大的饕餮站在树下，它缓缓回首，在浑浊的苍天下与荒芜的大地上与姬发对视。面容可怖、身缠黑焰，但它有殷郊的眼睛。

于是姬发靠近它，爱抚般地摸了摸它如山羊般的长角。饕餮看上去很受用，舒服地眯起眼。

他短暂地关闭了殷郊的听觉。

殷郊向来对他从不设防，只需要一瞬就好，他察觉不到的。

姬发凑近饕餮的耳朵，低声说道：

我喜欢你，殷郊。

你喜欢我吗？

告白的声音太过微弱，以至于很快淹没在了精神图景的冷雨和风暴之中。

等姬发从精神图景中退出、睁开双眼时，发现殷郊竟然就这么倒在他肩头睡着了，一时哭笑不得。

看来用不着屏蔽听觉，他也听不到的……甚至自己让他睡得更沉了。

算了，原本就没抱过期望，睡着就睡着吧。

于是姬发背着睡着的殷郊，认命地爬下一层层阶梯，朝“塔”的方向走去。

29.

后来复盘的时候，姬发觉得自己早该察觉到不对，他明明有机会阻止后面发生的一切。

姜子牙说这是创伤后幸存者的罪恶感。

因为你活下来了，所以你潜意识里将责任揽在自己身上，产生了仿佛当年你做出不一样的选择，就能改变事态发展的错觉。

可我早就察觉到殷寿有问题了。

瞎扯，那时你是个刚成年不久的小年轻，殷寿是什么人？战斗英雄、政坛精英、甚至还是你教官，他喊一嗓子你不跪下就算好的了，怎么可能想得到他未来会犯下反人类罪行？

可我确实很早就觉得他奇怪了。

比如说？

他不喜欢殷郊。

典型的东亚式大家长嘛，一点都不奇怪。

不是那种不喜欢，他总是刻意忽视殷郊，对他格外冷淡。只有在殷郊犯错的时候，他好像才会突然想起殷郊是自己的儿子，并格外容易因此而暴怒。

姜子牙仔细想了想，对姬发说，根据他对殷寿的侧写，他对殷郊的情感或许是嫉妒。

父亲嫉妒儿子，父亲憎恨儿子。

殷郊曾说，自己第一次让父亲失望，是在他完成哨兵的分化，发现精神体是一只饕餮的时候。

那时姬发很不理解，他觉得饕餮是凶兽，一个哨兵以此为精神体，不知道有多鹤立鸡群。殷寿有这样的儿子怎么会不喜欢呢？

殷郊摇了摇头：“因为大伯父和爷爷的精神体，都是龙。”

龙是姣美又华丽的动物，全身上下无一处不好。饕餮则是贪婪残忍的四凶之一，甚至到底是不是龙的儿子，都还有不同的说法。

“无论父亲有多出色，爷爷都对他不满意。甚至还曾说过，他的儿子就只有大伯父一个。”殷郊叹了口气：“明明都是爷爷的儿子，父亲却得不到赞赏，所以他才总是闷闷不乐。”

姬发不太理解这套“精神体血统论”。

他的精神体随父亲，伯邑考随母亲，姬昌倒也不会指着他对伯邑考说“还是姬发更像我儿”……而且伯邑考几乎是照着父母的模子刻下来的，要不是精神体一样，他几乎都要怀疑自己是不是父亲发善心从哪个荒郊野岭里捡回来的孩子。

将心比心，如果他有自己的孩子……虽然是不会有了。如果这孩子的精神体不是一只凤凰，而是一只小肥鸡，他大概也只会想：“真可爱啊，在精神图景里养只鸡可比养凤凰好玩多了”。

看着殷郊难过的表情，姬发也不忍在这时候抖机灵，只是拍了拍他的肩：“没关系，你已经是最强大的哨兵了。”

回想这些记忆，只会让姬发越来越觉得自己愚蠢。

那时殷郊遭受着不公正的精神虐待，他的潜意识或许还在向自己求救，可自己满脑袋想的都是如果精神体是鸡会不会下蛋是什么花色……如果早点发现不对，他或许能够救下所有即将死去的人。

30.

“塔”偶尔会举办仅限于军区内部人员参与的社交活动，一方面丰富精神文明生活，另一方面也给各个部门间增加认识彼此的机会，未来方便跨部门协作。但今天的这场宴会格外特别，不仅有西岐首长姬昌，就连总司令帝辛、其子帝启和殷寿也会出席。

姬发等人虽然还没从“玄鸟”毕业，但都已经成年，也有资格参加。

“我运气可真好，正好是我生日后的两天，不然就来不了啦。”鄂顺拍了拍胸口：“姜文焕，第一次看你穿得西装革履，这不挺精神的嘛。”

姜文焕摇了摇头，没说什么，反问姬发道：“我看到伯父也在那场，你不去他那边吗？”

“不用了，他要打交道的人不少，我去了还影响他工作。”

殷郊想了想，站起身：“那我去打个招呼吧，上次错过了饭局，应该去道个歉。”

今天殷郊也一反平日的T恤短裤，换上了一身纯黑的衬衫西裤，显得格外精神。姬发看着他走向姬昌，短暂交流后，两人聊了起来，看上去都挺开心。

说起来父亲这次在朝歌待得格外久，不知道是不是有什么重要的事务。

未来得及深想，姬发被另一个花蝴蝶似的身影吸引了注意。只见崇应彪穿梭在人群间，和在场的每一位首长自我介绍，又礼貌地试图攀谈。与平时那副趾高气扬的态度不同，现在他显得额外谦卑，脸上的笑有七八分讨好的意味。

“他好努力啊。”鄂顺不由咋舌。

“他也是为了毕业后的去处……在崇城的位置是他哥哥的，他必须争取自己的位置。”

“已经在想那么远的事儿啦。”

“也很快了。你到时候打算去哪里？”

“我想以后去海上。”鄂顺总是有些天真烂漫的因子在他身上：“东鲁离海最近，我可以经常回来看看你，烦了再回海上散散心。”

姜文焕无奈地摇了摇头：“姬发，你呢？”

“还没想好，或许就留在朝歌。”

姬发觉得姜文焕说的有道理，西岐已经有哥哥在，自己如果回去，反而位置尴尬。倒不如在朝歌做出一番事业，到时候守望相助，也能帮家人的忙。

而且他还要做殷郊的搭档。

这时会场中异变突起。

人群中发出一声惊叫，礼服上沾满血迹的男子手脚并用地往外爬。他方才还和总司令帝辛相谈甚欢，却突然看到一只手穿透了帝辛的胸口，温热的鲜血溅了他一脸。

随着帝辛缓缓倒下，众人看到了帝启那张疯狂又扭曲的面孔。只见他仰天大笑，笑得仿佛溢出了眼泪，宴会的来宾立刻乱作一团。

在场都是军部的人，已经有人反应过来不对，上前想要按住他。谁知帝启仿佛力大无穷，一个又一个将身上的人甩了出去。他疯狂地环视全场，喉咙中发出可怕的嘶吼声，视线落在殷寿身上时突然停了下来，然后猛地冲了上去。

“父亲！”

一听殷郊的声音，姬发心里慌了，跟着往帝启的方向冲了过去。帝启的速度太快，他向前扑去，只来得及将他按倒在地上。可他仿佛是按倒了一头力大无穷的雄狮，即使用尽全力，也困不住他的动作。

急病乱投医，他下意识的用出了精神力，想要控制帝启的精神图景。却只觉得眼前一黑，一道白光又在眼前闪过，然后被他压制的帝启突然身体一僵，没了声息。

会场里突然安静了。

姬发的脑子还在嗡嗡直响，眼前模糊。他下意识地抬起头，正对上的是殷郊的眼睛。

发生了什么？

他迷茫地松开手，帝启像一滩烂泥一样从他手上滑了下来，明显已经没了生气。

他杀人了？

刚刚都发生了什么？

帝辛死了，死于帝启之手。

帝启也死了，死于姬发之手。

环绕着姬发的，是无数震惊又不敢相信的目光。即便没有哨兵的听觉，姬发也能听到人群中的窃窃私语，这群围观者正打算通过这三言两语中作出的判断，决定他的生死。

第一次，姬发感到了恐惧。

他慌乱地看向殷郊，从对方的眼中看到了一种陌生的目光。于是他下意识地摇了摇头。

不是我。

我没有杀人。

殷郊立刻便明白了他的意思，大脑飞速运转，试图站出来说些什么。但还未开口，就被另外一个更加洪亮的声音所打断：“帝启发狂失控，杀害总司令，姬发出手阻止，是正当防卫，在场的所有人皆亲眼所见。”

殷寿站了出来，他环视四周，来自顶级哨兵的压迫感让许多人下意识回避了目光。

“更何况，帝启是强大的哨兵，如果不是因为帝启自己精神图景崩溃，没有任何一个向导杀得了他。”

当总司令仅剩的儿子摆明了立场后，宴会上的气氛立刻放松了许多，所有人纷纷点头附和，表示他们目睹了一切。

姬发正当防卫，这孩子无罪。

此时此刻，姬发的脑海中装不下别的念头。他看不见姬昌、看不见殷郊，看不见其他的同伴，更看不见苏妲己站在宴会的角落里、缓缓睁开的眼睛。他满脑子只有劫后余生的喜悦，和对殷寿救下他的感激之情。

7. future

31.

殷郊跨坐在姬发身上，大口喘息着、大腿紧绷、摇晃着身体，一次次找寻着能将他送上极乐的位置。

汗珠从他的额角滑下，流进眼角时火辣辣的刺痛。他闭上眼睛，感到姬发的手撩起他黏在一起的鬓发，别到耳后，又反手捧起他的后脑，深深地落下一个吻，从眼角到面颊、从唇瓣到喉结。他的另一只手撸动着殷郊的下身，同时加快了挺动。

殷郊在高潮时僵直的动作，仿佛一只被咬中了要害，献祭出自己脖颈的羔羊。

姬发是这样想的，于是也如自己所愿，咬上了他奉献给自己的一切。

交欢的余韵渐渐散去，殷郊饕足地趴在姬发胸口，倾听着为他而加速的心跳声。

“去洗个澡吧。”姬发低下头，咬着他的耳朵：“一会儿还要出门。”

冲洗时，他帮殷郊简单做了清理。花洒下的殷郊目光显得茫然，抓不住焦点，即便姬发从后面伸手将他压在墙砖上，他也像反应慢半拍似的，只轻轻地“啊”了一声，任姬发挑逗他的肩膀，玩弄他的胸肉和乳尖。

真可爱。

姬发将殷郊翻了过来，半跪在地上，将头埋了下去。他如愿听到殷郊倒吸了一口冷气，于是另一只手就着流水滑入已经放松过、略有红肿的肛门，安抚着他被自己亲手再度点起的欲望。

殷郊压抑自己呻吟时发出的声音，像是撒娇般的哼哼。

释放过后，殷郊靠着瓷砖慢慢滑落，漂亮矫健的身体缩成一团。他抬起发红的眼眶看着姬发，像是在委屈，像是在问你为什么欺负我。

姬发忍不住亲了亲他的面颊。

两人洗过澡后，他帮殷郊吹干头发，看着殷郊在热风和机器轰鸣声的干扰下闭上双眼，享受地仰起头，似乎对有人伺候极为受用。

姬发想，这是他从前梦寐以求的生活，梦想成真让他无比幸福。

宿舍在休假期间停止供应天然气，他靠滥用职权才带进来一口电饭锅，于是能煮的就只有米饭。姬发戴上手套，照着菜谱，用米饭和剩下的配料配菜试图捏出个饭团的形状。

“你在做什么呢？”殷郊走了过来，看到菜板上一片狼藉，眉毛微动：“手抓饭？”

“.....第一次做饭团，我也没什么经验。”

殷郊顺理成章地接手，尝试几次后表示：“嗯，我也不行。”

最后两人将就着吃完这顿手抓拌饭。

姬发去洗盘子了，隔着一道门，里面传来汩汩的流水声。殷郊沉默了一会儿，突然出声：“我今天想去‘塔’看看。”

那边先是没了声音，他站在原地等了一会儿，才听到姬发说：“挺好的，你应该出去走走。”

“那我先走了，我和邓婵玉约好，一会儿她开车来接我。”

“嗯。”

殷郊套上一件黑色的T恤衫，他刚推开门，姬发突然又开口了：“殷郊。”

“嗯？”

“你想去哪里不用特地征得我的同意。我安排邓婵玉在你身边，只是担心你的安全。我害怕你再出事。”

殷郊合上了已经推开的门：“我知道。”

“虽然我们有婚姻事实，但如果你不喜欢……我会配合你，随时递交离婚申请。”姬发顿了顿，艰涩地接着说道：“你是属于你自己的，谁都不能左右你的自由。”

“谢谢，我会考虑的。”

殷郊想，如果这是姬发的真心话，那他对他实在是好过头了。因为通过精神链接，他能感到自己的向导在提出离婚时有多难过。

“我还需要一点时间想一想，毕竟我失忆了。回头再谈吧。”

32.

邓婵玉将殷郊送到“塔”后，说自己就不进去了。

“为什么？”

“里面老熟人太多，有几个见面尴尬。”她想了想，又提醒殷郊：“跟你打招呼的，你微笑点头就行，不用管别的。”

“微笑，点头？”

“是微笑不是狰狞地呲牙咧嘴。”

殷郊觉得邓婵玉的话水分不一般的大。

门口的保安一见他立刻放行，一路上人不太多，大多行色匆匆。根据邓婵玉的描述，他往姜子牙的办公室找去。

“殷校尉。”

看见路过的学生和他问好，殷郊先是一怔，随后朝对方点头示意，友善地笑了笑。

他不知道自己这样做对不对，但对面学生的表情像是活见了两只鬼。

邓婵玉果然骗他。

姜子牙在办公室里忙得飞起，一边翻找文件，一边举着座机通话。见殷郊敲了敲门走进来，只用眼神示意他等会儿，然后接着唾沫横飞，和电话的那一头进行友好且亲切的问候交流。

架子上堆满了文件，空间不够了，杂物就以一种奇异的排列方式七扭八歪地堆在地上，殷郊看到放枸杞的罐子旁边就是塞满子弹头的罐子，而姜子牙的老花镜正挂在他桌子旁的骷髅标本脑门上。

在这个混沌又乌七八糟的环境中，只有一块小的可怜的空间是规整的，仿佛在烂泥塘里开出一朵灼灼青莲。

“喝咖啡吗，前两天我去南都出差时带的土特产。”

杨戬洁净的办公桌上除了码得规规整整、豆腐块似的文件夹外，就只有一盆多肉、一副框起来的迷你字画、和一包看得让殷郊直皱眉的辣条。

“你喜欢这么辛辣的东西？”

“我的哨兵搭档喜欢。”

殷郊微怔：“他的味觉不会过载吗？”

“嗯……他和一般的哨兵不一样。”杨戬犹豫了一下，外放了自己的精神体：“你还没见过啸天吧。”

一头白色短毛细犬出现在两人之间，它精神地抖了抖自己的皮毛，冲着殷郊友好地叫了两声。那边还在打电话的姜子牙立刻不停摆手，示意他们小点声。

“你的精神体是有攻击性的动物？”这下殷郊感到有趣了：“这在向导中很不常见。”

“不仅如此，我的精神力也与绝大部分向导不同。比起安抚和控制，它更适合用来进攻。”杨戬收回了啸天，接着解释道：“我的哨兵也有与众不同的地方，他的精神体不是动物，而是一朵莲花。”

“这对他的能力有影响吗？”

“他没过青春期，还不好说。但就目前的观察，精神体对他的感官知觉影响不大。他和其他哨兵唯一的区别就是精神图景格外安定，发狂失控的可能性无限接近于零。”

相当于一个拥有自控能力的哨兵……殷郊只是想想，就感到了这种天赋的可怕，和他成为搭档的杨戬应该也是个强如怪物的存在。

“那姜老师呢？”他指了指姜子牙：“你们‘昆仑特别行动组’不会都是精神体变异的哨兵和向导吧？”

姜子牙朝他翻了个白眼，然后一头巨大的四不相出现在了办公室内，高昂着骄傲的脑袋，顿时让本不宽裕的空间更拥挤了。

“幸好师叔只是个普通向导，否则‘昆仑’本身就游离在‘塔’的主架构之外，我们想和其他部门对接就更困难了。”杨戬微笑着说道。咖啡煮好了，他倒了一杯递给殷郊：“试试看，他们说哨兵可以分辨出其中的果香、巧克力香和柑橘花香。”

殷郊的嘴唇抿了抿杯沿，满意地眯起双眼。

姜子牙忙了大半天，最后递给殷郊一个智能手牌，说是序列号他都输进去了，可以直接拿去档案室调用相应文件。

殷郊永远不会忘记管理员查阅手牌时脸上震惊的表情。

最后管理员给他单独安排了一个小房间，往里面搬了半个小时的各项纸质文件。看着面前那座小山，殷郊觉得姜子牙是存心想让他知难而退。

好在他有的是时间。

就在殷郊埋在文件的海洋里翻翻找找时，他听到了脚步声。有人正朝这里走来，在门前脚步声消失，停留了片刻后，又敲了敲门。

不是姜子牙或者杨戬。

“进来。”

门开了，外面是一个与他年纪相仿的青年，脸上的笑容让人心生好感。

“殷郊，听姜老师说你康复了，我来看看你。”

面对殷郊毫无波动的表情，他接着说道：“我叫姜文焕，目前是东鲁军区的司令官。”说到这里，微微一顿：“你还是我表哥。”

这个人的确让他感到亲近。

“你也姓姜，所以你是……姜子牙的孙子？”

姜文焕脸上的表情空白了一瞬。

“不是，我和姜老师反而没有血缘关系，只是恰好同姓。”

“难怪，你们看着不像。”

“看来你是真失忆了，否则问不出这么吓人的问题。”姜文焕叹了口气：“失忆和普通的病症不一样，慢慢来吧，不影响日常生活就好。”

“嗯。”殷郊点点头，脑海中却不由想起了早上姬发难过的神情。

也不是完全不影响。

“要不要先跟我去食堂吃饭，这些文件你一时半会儿也看不完，一下午都得搭进去。”姜文焕看殷郊兴致不高，又道：“跟着我去，还可以开小灶，一会儿晚了菜汤都不剩。”

“……行。”

食堂里比外面人多了不少，殷郊跟姜文焕走在一起引来了不少关注。以他的五感能听到不少自以为藏得很好的窃窃私语，有的是对他的出现感到惊讶，有的恶狠狠地咒骂他怎么还没进监狱，更有人议论着他怎么会和东鲁的司令官走在一起。

姜文焕显然也听到了不少，但他同样没放在心上：“新政权还没稳定，‘塔’里现在各方意见不一致，所以有点嘈杂。”

“没想到那么多人都认得我。”

“你在‘塔’里当了三年教官，最后一年升教务长，他们很难不知道你。”

“现在的教务长……是姜子牙？”

“嗯，新政权建立，一些人担心旧风气还在‘塔’中盛行，影响下一代的孩子们，所以要求换

届。嘴上说的好听，其实都是想让自己的势力进来分一杯羹……不过恰好你也出了意外，所以就暂交给姜老师了。‘昆仑’好歹是个两不沾，他老人家看上去也不像想接着被返聘的样子，过两年时局稳定了再换合适的人选。”

“他好像是被折腾得够呛。”

“所以你别太在意，这不是针对你个人的安排……”说到这里，姜文焕自己先忍不住笑了：“不过据我对你的了解，你恐怕巴不得立刻卸任，申请调去一线工作。”

“‘殷郊’是个冲动的人吗？”

“是八匹马都拉不回来的一头犟牛。”

“那为什么会在‘塔’工作。”

“你没说过。但就过去五年的环境来看，能离开一线是幸运的。”姜文焕叹了口气：“谁也不愿意自己人打自己人吧，尤其是对像你这样作战能力强大的哨兵来说。你在‘塔’里任职，至少还能保护一下学生。”

殷郊试图想象自己冲动时的模样，却怎么都无法调动相应的感情，仿佛自己只是烟花燃尽后剩下的、在原地染满硝烟味的空纸箱。

食堂里已经坐满了。姜文焕倒是没骗人，带他到小窗口轻车熟路地点了几个菜，殷郊注意到他直接点了两人份。

“试试看吧，都是你从前最爱吃的。”

殷郊将信将疑地嗅了嗅，随后露出满意的神色。

身体的反应不会骗人。

吃饭的时候，两人都约而同地保持了沉默，直到餐盘见底，姜文焕才率先开口：“你没有想要问我的问题吗？”

“嗯？”殷郊抬起眼睛，又将注意力移回了餐盘：“你和姬发是一起的，我能从你这里知道的事，都能从他那里打听到。”

姜文焕一怔，随即有些挫败：“也是……你们从前就形影不离，没人能比他更了解你。”

“关系那么近吗？”殷郊若有所思地放下碗筷，用纸巾擦了擦嘴巴：“那我们会结婚听上去也没那么奇怪了。”

十几天前刚滥用职权帮姬发通过结婚申请的始作俑者，突然有那么一点心虚。

“我刚刚查阅了‘摘星楼’的相关信息，文件里显示这项计划是在五年前正式投入实际应用的，又在两年后制造出了‘鹿台’，以此建立了‘不死哨兵’军队，并提出对向导部队改制的要求。”殷郊若有所思地道：“但我认为时间线不对。”

“为什么？”

“你也是哨兵，根据你的经验，是‘过载’还是‘控制’更难？”

当然是“控制”。

哨兵的一生就是在与自己的本能斗争。他们并不缺乏力量，但这份老天的馈赠又如砒霜，将他们逼到了理智与疯癫的边缘。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你倾向于判定‘鹿台’的建成时间更早，甚至是在‘摘星楼’计划的实验阶段就已经完成，只是后来才公布。”

回忆涌上心头，姜文焕突然记起了年少时那个月色如银，夜色清朗的晚上。他曾和鄂顺一起跟在另外三个胆大包天的少年身后，仿佛在执行什么秘密任务般小心翼翼。

“你说这么晚了，殷郊拉着姬发出门做什么？”

“我猜不到。”

“孤哨寡向，啧啧，关系不纯洁啊。”

“……那崇应彪跟着他们干什么。”

“谁知道彪子怎么想的，他老欺负姬发，万一是喜欢他呢？成天就跟小孩儿似的，真不成熟。”

想到这里，姜文焕的目光变得柔软，摸了摸挂在自己腰间的链子。

未萌芽的种子闷死在了地下，来不及伸展枝桠，都不知道会开出怎样的花。

如果殷郊的猜测是正确的，那夜被他们撞见的、使实验狮失控的机械，恐怕就是早已经完成研发的“鹿台”系统。殷寿会出现也绝不是巧合，甚至很有可能……是为了阻止他们几个撞破“摘星楼”计划的真相。

“按照这个推论，‘鹿台’系统如果早就存在，很多其他意外事件也有了解释。甚至前任总司令的死亡恐怕也不是偶然，而是殷寿早有预谋。”

“嗯。”

姜文焕注意到殷郊并没有听他在说什么。

两人已经离开食堂，走在“塔”的回廊上。殷郊透过窗户远远地望着二楼的训练场，此时那里空无一人，但在五年前，他们也曾在那里一同受训、一同挥洒汗水、一同嬉笑打闹。

“你记起什么了？”

殷郊摇了摇头：“觉得眼熟。”

“你在这里受训四年，后来又在‘塔’教了三年学生，论熟悉没人比得上你。”

“这五年你在做什么？”

姜文焕微怔，走到窗前，不免有些怅然：“第一年我父亲就去世了，我接替了他的位置，但被软禁在朝歌。第二年事情有了转机，我也逃回了东鲁，并和西岐一起跟朝歌进入冷战僵持阶段。后来的三年，我需要主持大局，争取支持，瓦解殷寿的势力……最近的这几十天，虽然要比过去的时候都更忙碌，却是我五年来第一次这么轻松。”

殷郊沉默了很久：“对不起，我不该问的。”

“没什么不可说的，都过去了。”姜文焕笑了笑，又叹了口气：“这五年我们都失去了很多。活下来的人，更要背负着已逝之人，好好地过好日子。”

殷郊下意识地看了一眼姜文焕腰间的银链，上面挂着三枚狗牌，不知道属于什么人……但看到的那一瞬，他突然感到很难过。

34.

在资料室里泡了一下午，殷郊终于对这五年来发生的事有了大致总结。

起初，“摘星楼”计划靠着它刺激人类进化的潜能的幌子，得到了大部分舆论支持，只有少数几位长官表示了不满，其中为首的就是南都军区的鄂崇禹，以及西岐军区的姬昌。

后来这些反对的声音被一一剪除，而“鹿台”系统的出现，更是让“塔”的方针逐渐走向一个极端：它能在战场上代替向导的绝大部分职能，又更加强大。渐渐出现了一种新的声音，认为向导作为能够抚慰哨兵精神图景的珍贵“保养品”，应该退居二线，专注于后勤工作。

这项提案不仅被向导派反对，在基层哨兵间的舆论争议也很大……减半的作战人员代表他们将在战场上冒更大的风险，这是将他们当作一次性的易耗品。

然而哨兵派的政客们不这么想。

接下来的三年里，一系列对应法案出台，比如对向导进行限制的《向导职能规范条例》、扩大哨兵派势力的《战时特别授权案》、甚至是《强制结合令》：为了鼓励让每位在职哨兵都有自己的向导，只要精神契合度高于80%并有一方提出申请，就可以进行审批缔结合法婚姻……这种和鼓励婚内强奸没什么区别的法案。

这个世界好像刚刚发过疯。

放下手上的资料，殷郊深深地呼了一口气。又抬起头，再度看向阅览室泛黄的天花板，看着风扇一片片地在他的眼前打转，试图收敛自己躁动的情绪。

现在他知道都发生过什么了。

可这五年……他自己又扮演着怎样的一个角色？姜文焕说他在“塔”任职，难道他就一直这么眼睁睁地看着大厦将倾，无动于衷？

殷郊用手臂缓缓遮住了自己的双眼，犹如被万钧所压。

35.

“今天我和殷郊见了面。”

“嗯，我听说了。”

“他给我了一些新的想法。”姜文焕顿了顿：“你还记得五年前那场军区宴会吗？”

姬发放下手中的文件，抬起头，安静地等待下文。

听过姜文焕的推断后，他思考了片刻：“所以你认为帝辛和帝启的死亡不是意外，而是‘鹿台’系统的第一和第二个受害者？”

“我们一直陷入了一个误区，以为‘鹿台’是在三年前建成，但或许它才是核心。殷寿提出‘摘星楼’计划，反倒是为了给它遮掩，掩盖自己夺权的野心，伪装成一个无害的‘教育家’形象，但他恐怕对总司令的位置觊觎已久。”

姬发沉默了片刻，点了点头。

“殷寿已死，即便能够证明这个猜想，除了能宽慰我自己外，也改变不了什么了。”

能宽慰你就够了。

姜文焕看着姬发的双肩，觉得那里压着无形的重担。虽然他从未说过，但姜文焕看得出来，他对帝启的死亡、对殷寿的掌权，一直是自责的。

“还有一件事，我觉得殷郊不对劲。”

“他的精神图景又出问题了？”

“不……但我怀疑他并未康复。”姜文焕的眉头微皱：“我向他介绍自己的时候，提到了我们有血缘关系，但他似乎对我们的亲戚关系没有任何兴趣，甚至没有问起姑姑的事。”

“你应该说你们曾经是集训营的同学，这样他可能会更健谈一点。”

姜文焕微微睁大眼睛，随即明白了过来：“对他来说太痛苦了，是吗。”

人会潜意识地保护自己。

自殷郊苏醒后，问过很多问题，这证明他对自己的身份认知和周遭的环境抱有正常的求知欲。可他从来没提过“家人”，哪怕只是与之相关的问题也兴致缺缺。

这只能说明他不想、又或是不能记起来。

“难怪你对他失忆的态度一直得过且过。”姜文焕微微皱眉：“你担心……不对，应该说是你认为如果殷郊恢复记忆，他的精神图景会再度崩溃吗？”

“嗯。”

如果能让殷郊无忧无虑地活下去，姬发觉得，即便他的生命中不剩下任何自己的痕迹，即便他不记得那些曾经美好的过往，即便他变得陌生、戒备又疏离，那也是值得的。

殷郊是个强大的战士，是永不言败的勇者，会让他选择回避的记忆，一定有他自己的原因。而自己需要做的，就只有耐心地等下去。

“我不会再让他受到任何伤害。”姬发的目光一如既往的坚定：“我也相信他的选择，无论他选择什么。”

8. past

Chapter Notes

See the end of the chapter for [notes](#)

36.

“姬发、姬发！听得到吗？”

“嗯。”他收回了对外探测的精神力：“殷郊已到达作战位置，你们那边怎么样？”

“一切正常。但崇应彪提前遇见敌人，正在交火，姜文焕去掩护他了。”

姬发在脑海中快速过了一下这片建筑群的构造：“敌人可能会往你们的方向集中，我们过去汇合。”

“收到。”

和殷郊交流过情况后，两人达成了共识。姬发在暗，殷郊在明，两人间的距离保持在50米以内，交叉前进，往东面高速移动。

“小心。”

姬发话音刚落，殷郊瞬间压低了身体，像豹子一样伏在地上。两发子弹“嗖嗖”从他头顶飞过，只这一瞬，他已经锁定了对方的位置。

狙击手屏住呼吸，还在瞄准镜中寻找目标，却眼前一黑，失去了一秒的视野。等他回过神，高大矫健的哨兵已经站在他面前，挡住了迎面而来的光。

他还没来得及按响警报，哨兵的军刺就将他的手钉在墙上。同时从不远处射来一枚子弹，打穿了他的头颅。

“干得漂亮。”

姬发没说什么，收回精神力的同时，缓缓放下手中的步枪。

没过多久，两人找到了大部队，战局很快变得一面倒。

“任务完成！”解决完最后一个敌人后，鄂顺松了口气，揉了揉疲惫的太阳穴：“崇应彪，你冲的也太快了，跟都跟不上，要我怎么配合你啊。”

“怎么不说是你自己废物。”

姜文焕无奈地看着两人，抱起了一个哇哇大哭的孩子：“别怕，我们是来救你们的。”

这片“三不管”的混乱地区被极端分子占据已久，最近他们甚至做起了人口拐卖的生意。情报人员跟了很久才摸透这条线，终将他们一网打尽。

姬发展开精神力安抚惊魂未定的孩子们，鄂顺见了有样学样，成功让姜文焕怀里的孩子停止了哭泣。他得意地笑了，朝姜文焕扬了扬头。

“增援马上就到，帮我们一起接走人质。”

殷郊摘下头上的智能通讯设备，散落的额发又挡住了眼睛，姬发下意识地伸出手，帮他别

在耳后。

崇应彪看着这两对搭档的“温情一幕”，骂骂咧咧地转过身，又去检查孩子们是否受伤。

从姬发和殷郊正式成为搭档到现在，已经过去一年了。

一年来发生了许多事。殷寿上台后遭到多方势力的反对，尤其是曾经支持帝启的政党和保守的哨兵派，时局越发动荡，恐怖主义四面盛行。对此殷寿均以铁腕手段镇压，强硬打落一切反对的声音。而出身“玄鸟”部队的他们，成为了证明殷寿政绩的宣传典型。

“姜文焕被电磁炸弹震到了，我得给他调整一会儿。”鄂顺努了努嘴，示意姬发：“崇应彪交给你了。”

姬发抱着狙击步枪回头，在和崇应彪目光交汇的一瞬间，仿佛听到了两根铁棍相击时的蜂鸣声。

“滚。”

姬发冷笑。

“彪子你这样可不行啊，跟小孩儿似的，你说你离了我这个向导可怎么办。”

“滚，别叫我彪子。”

殷郊唯恐天下不乱地推了推姬发：“给他味觉调成苦瓜味儿的。”

“好。”

“好什么好？让你的精神力从我脑子里滚出去！”

从年头忙到年尾，虽然疲惫不堪，但姬发想，现在的一切都是为未来积累经验。只有打下更夯实的基础，才能成为最强的战士，拥有改变局势的力量。

在他们打打闹闹、到处拯救世界的同时，四方军区也对殷寿上任表现出不同的态度。以哨兵派为主导的崇城军区支持殷寿继任，南都则强烈反对，坚持帝启之死背后别有阴谋。东鲁虽然与殷寿有姻亲关系，却意外的保持沉默。南都的反对派也以此作为论据，坚持殷寿得位不正。

至于西岐……目前尚未表态。

姬发不清楚母亲和哥哥究竟怎么想的，每次电话联系时都是语焉不详，但他知道父亲是反对的。

父亲在姜里述职，由于和殷寿闹得不欢而散，正处于“被保护”状态，限制人身自由和一切权力，连亲属探视都要打报告。

他曾去劝过父亲，殷寿既有能力又有政治手腕，论身份更是名正言顺，为何要反？

姬昌却只是摇头。

孩子，你们还年轻。所以能看到的，只有他想让你们看到的。

可帝启发狂那日，是你亲眼所见。

说到这里，姬发觉得自己的喉咙里仿佛堵着什么：我杀了他。

总司令不计前嫌，放过了我。别人不知真相，人云亦云也就罢了，可为什么连您都不分是非？

姬昌又只是摇了摇头，什么都没说。

虽然房间里只有他们两个，但能够听到这段对话的不知有多少人。姬发甚至不用全力，就能察觉有3、4个哨兵埋伏在与他们一墙之隔的地方。这栋建筑更是被围得密不透风，即便他能带父亲突出这两层包围，逃跑的消息也会立刻传到相邻的军区，驻军将立刻封锁姜里往西岐去的所有交通要道。

他没有别的选择，即便去和殷寿求情，也只能得到一句模棱两可的：你和你的父亲不一样，姬发，别让我失望。

他不敢让殷寿失望，因为他觉得无论代价是什么，他都无法承受。

能像现在这样抛开身份、维持表面上的平静，大概是他们五个最后的学生情谊。

将孩子们送往安全地带后，几人掉头往朝歌开去。姜文焕开车，崇应彪和殷郊闭目养神，鄂顺在后排悄悄碰了碰姬发：“伯父近来怎么样了？”

“老样子。”

鄂顺叹了口气：“我这边也是……唉，愁人啊。我劝他他也不听，还指着我的鼻子骂，说我也不想想姐姐受了多少苦，骂我是个笨蛋，不是他儿子，是个白眼狼。”

“他们总要考虑军区内部的意见，再等等吧，或许会有转机。”

鄂顺沉默了一会儿：“‘摘星楼’计划怎么样了？”

姬发微微一僵，没有立刻回答他的问题。

“……不知道，我没有再回去过。”

37.

回到朝歌后，几人已经疲惫不堪，就地解散。

殷郊下车后一言不发，跟他们点头示意后便离开了。没走两步，又被跟上来的姬发叫住。

“殷郊……我父亲的事，别去和总司令犟。”

车上三个哨兵，两个向导，姬发不指望自己和鄂顺的对话能瞒过任何人。

“伯父不该遭受这样的对待。”

殷郊转过身，嘴唇微抿，锋利英挺的眉眼间染上悲伤的色彩，显得格外难过。姬发心中一动，突然不知道该怎么和他解释。

“就算你去求情，总司令也不会改变主意，只会让你们的关系变得更僵。”

从前殷寿和殷郊的关系就不亲近，这一年来更是雪上加霜。姬发常去殷郊家过夜，殷郊甚至给他配了把方便出入的钥匙，但他却从未见过殷寿回他自己的家。

毕竟，苏妲己是绝美的女人。

很少有人能拒绝她这样的尤物，至少殷寿不是其中之一。

“姬发，你说人为什么会变得这么彻底。”

在殷郊的心里，殷寿如神明般强大和坚不可摧。所以一年前他路过殷寿的办公室，听到里面传出古怪的声音时，还没意识到发生了什么。直到他推开门，看到被置物柜柜门挡住一半的、殷寿的背影，和一双穿着鲜艳高跟鞋的、女性的脚。

按理说，如果他想当个懂事的好儿子，应该后退、把门关紧、把嘴闭上、当作什么都没发生过。

可他果然不是个好儿子。

“哨兵和向导，一旦永久结合，将会灵魂相连。分享喜怒哀乐，共感离合悲欢。”殷郊的脸上划过一丝反胃似的恶心情绪：“他竟然带着和母亲链接的灵魂，去吻另一个女人的嘴。”

“……总司令也有自己的难处。目前四方局势紧张，他要争取支持，还要保住改革的方案，或许我们都无法理解他。”

连姬发自己都不信这番场面话。

但他总不能顺着殷郊的话，说：“对，你父亲是个管不住自己裤裆的渣男，出轨也就算了，还是和亲哥哥的情妇有一腿。”。

街角的灯影闪烁，殷郊背对着光，阴影笼罩着他的面孔。但姬发仿佛还能看到那双璀璨的眼睛。即便不再像从前那样洋溢着单纯的快乐，哪怕是哀伤的、红着眼眶的，却也依然是让他无法自拔的、无法拒绝的、为之倾倒的。

“为什么我的父亲会是这样？”

孩子无法选择自己的父母。

殷郊一步一步、甚至有些踉跄地朝姬发走来。他握住姬发的双肩，郑重地承诺：“放心，我一定会帮你的。我会保护你和伯父，你是我的搭档，我绝对不会……为了争权夺利，背弃自己的灵魂。”

“会有办法的。”

姬发反手搂过殷郊的肩膀，连日来压在心底的不快仿佛都在此刻烟消云散：“我们只需要等待。”

38.

姬发看了看便签上的地址，抬头看了看面前半废弃的破旧建筑，又低头看了看便签上的每一个字。

这里……真是昆仑特殊行动组的驻地？

虽然知道这支部队在军区内极为边缘，但它好歹占了一个“特殊”，总不会预算低到连块玻璃都换不起吧。

实验楼的白漆墙皮大片大片的脱落，灰泥的、黄褐的斑块遍布其表面，仿佛小学生会偷跑进来冒险的鬼屋。姬发以为进去后会别有洞天，忍着刺耳的金属锈蚀摩擦声推开大门后，映入眼帘的是一块铁链挂在走廊正中的木牌，用透明胶带贴着A4纸，上面印着“昆仑”两个

黑色加粗宋体字。

恬静优雅的青年坐在前台，白衬衫干净而整洁，坐姿端正又漂亮。看到姬发出现，他温和地笑了笑：“姬少尉，是吗？”

“我们在电话里聊过。”

杨戩点点头，他留意到了姬发四下打量的目光：“这里只是分部，人员较少，所以简陋了点，还请见谅。”

“昆仑”在军区一直是个特殊存在。

人类对“哨兵”和“向导”还算不上真正了解，为了研究并发掘这两个第二性别的潜力，“昆仑”和“碧游”两支代表不同理念的特别部队应运而生，追溯其历史恐怕有上百年。“昆仑”的主要成员由研究人员和变异的哨兵向导所构成，鉴于其特殊性，它们通常不会插手军政决策，只偶尔在极端事件中能看到他们的影子。

姬发也不是打算请他们出山。只是听说“昆仑”的向导和哨兵都与普通人不同，在几次危机事件中都能化险为夷，所以想来寻求绕过监视、救出父亲的办法。

邪门的是，他只是抱着一试的心态打出这通电话，而电话那边像是早料到他会打来似的。

杨戩带着他往走廊的深处走去，绕过“小心高空坠物”和“此处施工中”的指示牌后，最终走到了一间挂着“主任办公室”的、摇摇欲坠的破门板前。

“天呐我的祖宗，这可不是玩具！”

推开门后，只见一位白发长须的老者正急得跳脚，另一名十岁上下的孩子大大咧咧地站在办公桌上，手里一颠一颠地抛着一枚电磁干扰炸弹：“怕什么，这东西炸了也没什么破坏力。”

“你是不在乎，半径一公里内的哨兵可要倒大霉了。”

哪吒一听，这才乖乖将手雷递了回去：“师叔，你研发又有大进展了？这种危险的东西怎么能在办公室里乱放。”

“老夫没有乱放，这里只是看上去乱，实则乱中有序……”

“咳咳。”杨戩清了清嗓子，试图引起两人的注意：“姬少尉来了。”

老青少各一人，这就是昆仑的门面。

“姬首长在来朝歌之前就找我谈过。”姜子牙清了清嗓子，试图显得更郑重些，可姬发满脑子都是刚才他抢炸弹时吹到脑门儿上的胡子尖尖：“看来他的确料事如神，不仅预测了自己将被幽禁，甚至提起在你孤立无援时，或许会找上昆仑这样独立的第三方求助。”

“您是说，父亲刚到朝歌便察觉了形势不对？”

姬发试图回想那时父亲的态度，却记不起有什么特别的。真要说有什么不同，就是母亲也随行前来，又提前独自离开。

“‘昆仑’与西岐的目标一致，我们也对殷寿继任有所顾虑。他背后有‘碧游’的影子，那些人的理念极度疯狂，因此我们也将全力支持西岐军区，直到殷寿或者‘碧游’出局。”

“可他上任后推行的几项政令让军区变得更好了。”姬发顿了顿：“除了为难父亲这件事外，他做的无从指摘。”

“他还没有完全接手朝歌的军政大权，就立刻软禁姬首长，以此对西岐施压。等他不再束手束脚，谁知道会做出什么来？”

恶人如果一辈子都只做好事，自然是好的。但世间最难的就是始终如一。

“那把殷寿抓起来不就好了？”哪吒嚼着小零食，试图提一些建设性的意见：“让他放了姬首长，咱们再一路赶往西岐，不就结了。”

“哪有这么容易呦，先不说抓不抓得住殷寿，你以为从朝歌到西岐是开辆车就跑得掉？要真能成，咱们这跟关二爷也差不多了。”

的确。

“父亲的安全，我目前可以保证，但其他的可能要有劳昆仑相助。”姬发想了想：“目前南都和东鲁对殷寿并不支持，如果能拿到政治筹码，或许能作为交换，让父亲回西岐。”

“能这样是最好，以昆仑的立场，也不想和军区的总司令在明面上作对。”

嘴上说的肯定，但姬发打心里觉得此事难办。

父亲和殷寿的性格他都了解，都是固执到极致的人。殷寿不得到西岐的支持绝不罢休，而父亲也绝不可能改变主意，委曲求全。

退一万步来说，即便能让父亲改口，父亲作为向导派也不可能被真正接纳，至少西岐与崇城军区在政治立场上不可能站在同一方。

就像他和崇应彪一样。哪怕有一天他们转了性，不再水火不容，而是性格相合，也绝不可能和睦。

39.

和姜子牙谈完后，杨戩送他离开。走在路上，杨戩突然开口：“你的精神力，和我的很像。”

姬发脚步一顿，下意识倒退了一步。

“不用紧张，我没有探查你的精神图景，是哪吒偷偷告诉我的。他对向导的感知力尤其敏锐，尤其是有攻击性的精神力。”杨戩还是那副云淡风轻的态度：“变异并不代表异类，至少在‘昆仑’，我们才是多数。”

“可我不会来昆仑。”

姬发的态度生硬。杨戩并未因此动气：“作为过来人，我建议你不必畏惧它，而是让它成为你的工具。”

变化未必是坏事。

姬发摇了摇头，逃离般地匆匆告辞。

他没想到这个秘密会被人察觉，哪怕是对殷郊，他都守口如瓶。

在那场军区的晚宴上，在他心急如焚、试图阻止帝启的时候，他发现自己的精神力产生了变异。那时他来不及做出判断，试图像以往一样试图“安抚”和“控制”的时候，却直接摧毁了对方的精神图景。

这一年来，姬发慢慢学会了隐藏和控制这份力量，甚至可以将它短暂运用在实战中。但他不敢让殷郊轻易进自己的精神图景，生怕让他发现自己已经变了。

他不仅变成了怪物，还杀了人。帝启是因他而死，现在的一切都是因他而起，他是罪魁祸首。

40.

姜文焕托姬发去趟车站，替他接一下自己的父亲。

“鄂顺也会去，但你也了解他，我担心他出什么岔子。”

姬发点了点头：“这次只有你们三个，殷郊和崇应彪可能会打起来，你拦着他们点。”

姜文焕只是笑了笑：“其实你不在的时候，他们两个反而没那么多矛盾。”

“真的？”

“彪子那人你也清楚，像个寻求关注的小孩儿，跟谁都斗。至于殷郊……我想他只是太关心你了。”

姬发微怔，后知后觉地道：“我是不是过界了。”

“也还好，哨向搭档间本来就没什么清楚的边界。殷郊也不是傻子，有些事他不是想不到，而是不会主动想。只要你开口，他应该也就明白了。”

姬发不由沉默。

虽然患得患失，但他其实心里明白，如果戳破了那层窗户纸，殷郊大概会选择他的。

但这不代表殷郊喜欢他，只是因为殷郊不能失去他。

“时间和车次我发给你了，这次多谢了。”

“嗯。”

看着姜文焕故作淡然的神情，姬发莫名产生一种猜想，自己或许不是唯一一个被哨兵向导关系扰乱心绪的人。

不知道鄂顺又是怎么想的。

“我？结婚？”鄂顺瞪大了清澈的双眼：“咱们才二十出头，法定结婚年龄都没到，有必要考虑那么远吗？”

“也不是一定要结婚……你就没什么想交往的对象吗？”

“大哥，你又不是第一天认识我。我整天和你们几个在一块儿，不是受训就是出任务，累的和狗一样，哪有机会谈恋爱。”鄂顺往座椅上一靠，仰头看着车站大堂高高悬挂起的时钟指针：“以后等人介绍吧，反正也不急。”

“那你喜欢什么样的？哨兵还是向导？”

鄂顺摇了摇头：“不知道，但我觉得我和我意中人的初遇，一定得是浪漫到极致的、一眼万年的那种。”

“电影看多了吧。”

鄂顺睨了他一眼，想到了什么，贼兮兮地用胳膊肘碰了碰姬发：“别光说我啊，你怎么不说说自己喜欢什么样的？”

“干吗？”

“别不好意思啊，我可是知道……”说到一半，鄂顺的眼睛突然像小狗一样亮了起来，站起来朝远处招了招手：“父亲！我们在这儿呢！”

是南都的司令官鄂崇禹和东鲁的司令官姜桓楚到了。

鄂崇禹上了年纪，步伐微晃，似有旧伤。姬发听说过，鄂首长年轻时也曾是一名勇猛的哨兵，受伤后退居二线，但依旧雷厉风行、霸气外露。或许是老来子的缘故，鄂顺反倒性格软糯，平常说话都像是在撒娇。

“哼！”鄂崇禹见了鄂顺，没给他什么好脸色，但眉间并无怒意：“还记得我这个爹呢。”

“不就是上次通话惹您不开心了，我知错了还不成。”鄂顺几步小跑着上前，殷勤地忙前忙后：“您都多久没来看我了，要不是这次被叫来开会，是不是都忘了我长什么样了。”

“臭小子，你这张脸看着就讨人嫌。”

嘴上嫌弃的不行，鄂崇禹却忍不住有一搭没一搭地问起了鄂顺的近况。

姬发恭敬地向鄂崇禹和后面的姜桓楚问了声好，两人朝他点了点头。姜桓楚更文雅些，气质与姜夫人极像：“你就是姬发吧，常听到姜文焕提起你，果然一表人材，像极了你父亲年轻时的样子。”

“谢谢伯父。姜文焕在执行任务，晚上就来找您。”

“嗯，我听他说了，不着急。”

姬发望向两位首长身后，在明里的保镖就有十人，周围更有几名伪装成乘客的便衣，四散在各个方位，不动声色地观察着这边的情况。

看来这次来访，并不像表面看上去那样太平。

朝歌车站的大门前有一条极长的大理石阶梯，无论是乘车还是到站，都必须要通过这里。因为对乘客太不友好，有人戏称，这是你出入朝歌必过的一道坎儿。

姬发跟在众人身后，刚要下台阶，手机震了起来，是殷郊来了信息。

他放慢了脚步，嘴角扬起一丝笑意。点开图片后，画面里是一片广袤的田野，看着像是哪里的郊外。随图附有一行字：像西岐吗？

姬发回：西岐的麦田还要更广阔、更耀眼。

过了一会儿收到回复：想去看看。

姬发回了个“好啊”的表情图片。

他意识到自己落后了大部队，正要加快脚步，眼前突然爆起了血花，他嘴角尚未落下的笑意也僵在了那里。

走在最前面的姜桓楚脚步一顿，像是被切断线的木偶般，垂落在台阶上，像麻袋一样滚了

下去。

时间仿佛静止了。

姬发一时间几乎无法思考，他的被周围的惊呼声震得脑袋嗡嗡作响，甚至还没来得及放下手机，心里只剩下一个念头：有埋伏。

敌人在哪儿？

车站外是一片车水马龙的商业街，最高的建筑也不过两层楼，没有合适的狙击点。如果再远些……人类能从那么远的地方开枪吗？

四面八方突然涌出了一群不知道哪里来的黑衣人，手持枪械，引开了周围哨兵保镖的注意力。姬发突然发自内心地感到了恐惧，他抬头看向前方，鄂顺也刚好回过头。青涩的面孔上带着懵懂和惊恐，在两人交换眼神的一瞬间，他好像突然明白了什么。

不要。

鄂顺起身一扑，在鄂崇禹推开他前，率先用身体死死挡住了自己的父亲。又是接连两发子弹落下，姬发看到鄂顺的身体动了两下，再也没了动静。

鄂崇禹痛苦的、撕心裂肺的吼叫声充斥着他的耳朵，仿佛那只他曾见过的、悲鸣的、嘶吼着的雄狮。

刚刚发生了什么？

他好像看清了弹道的走向。

姬发立刻看向狙击点，那里距离车站实在太远也太高，远到再有经验的保镖也不会选择那里作为布防点。来不及思考，他脑海中沸腾的精神力化为一根锐利的箭矢，刺向了那个哨兵的精神图景。

他刚刚看到子弹穿过了鄂顺的胸口和喉咙。

悲伤和愤怒无法抑制地溢出肺腑，姬发眼前一黑，过度消耗后的虚脱感抓住了他，让他脑袋一晕，跌坐在了地上。他强撑着抬起头，看到鄂崇禹悲痛欲绝的抱着鄂顺，而鄂顺……他好像捕捉不到鄂顺的信号源了。

姬发试图站起身，却用不上力气。手足无措的保镖、四处逃散的乘客、疯狂凶戾的杀手……他要站起来，他要做点什么。

又是几发不知道哪里来的子弹，在他眼前刺穿了鄂崇禹雄壮又羸弱的身躯。可姬发的精神力已经耗空了，累到无法再思索这些子弹又是从哪里来。悲鸣的雄狮也在他面前倒下了，他怀抱着儿子尚且温热的躯体，鲜红色的血迹蔓延而行，一层又一层落下台阶。

这下世界真的安静了。

不再有枪响，不再有刺杀。埋伏的杀手们一哄而散，随行的保镖们总算回过神，慌忙冲向血泊中的、本该被保护好的三人。姬发狼狈不堪地坐在地上，额发散乱，遮住了眉眼。他觉得茫然、疲惫、痛苦又悲伤，眼中能看到的事物越来越少，一件又一件的消失，最后只剩下刺目的红。

总算在节日到来前赶完了一章.....虽然是很痛苦有点丧的内容（写的时候也很难过），下次希望能写点吉祥如意的东西
祝看到这里的朋友中秋快乐，国庆快乐呀w

9. future

42.

姬发从噩梦中惊醒。

浴缸里泛起一圈圈纹理，水有些凉了，激得他打了个寒颤。

鲜血、死亡、离别.....那些记忆仍旧追着他，执着不肯放手。那些他有所察觉、却又错过的细节，一点一点堆积成山，最终摧毁了他们的未来。

缓缓压下急剧的呼吸，姬发混乱的头脑慢慢冷静。这三天他在崇城军区忙着解决遗留问题，没怎么正经睡过觉。如今公事暂且告一段落，想泡个热水澡舒缓一下紧绷的神经，没想到就这么睡着了。

脖子硌得生疼。他活动了一下颈椎和微麻的四肢，站起身，打开排水塞。

四年前的往事历历在目，他还记得姜文焕看到父亲和鄂顺的尸体并排躺在太平间时的绝望和崩溃。平日里温和又坚毅的哨兵突然变得脆弱不堪，跪在地上直愣愣地盯着已逝之人，仿佛整个人都垮塌了。

始作俑者是谁，他们心知肚明。

第二天调令下来，姜文焕被调整到后勤，实为软禁。崇应彪成了殷寿的警卫员，他父亲崇侯虎开始接洽南都和东鲁的哨兵派势力。至于殷郊.....

姬发披上浴袍，拉开浴室的大门后，看着漆黑一片的套房，心中警铃大作。

他记得自己没关灯。

来者不仅没有触动房间的警报，也绕过了安保人员，无声无息地潜入房间，简直是个幽灵。

初步形成判断后，姬发将手指放在太阳穴上，精神力在整个空间中展开。

信号源坐在窗边的沙发上，矫健又强壮的身体舒展地靠着柔软的靠垫，透过单向玻璃看着水珠一点一滴滑落，像新生的孩子一样观察和打量着这个世界。外面刚刚下了雨，入侵者也染湿了头发，一缕一缕像羊毛卷似的堆砌着。雨水从额头滑过他挺拔的鼻梁，路过他漂亮的眼睛，又缓缓行至面颊，直至下颌，仿佛一个绵长又亲昵的吻。

姬发收回了精神力：“你怎么进来的？”

上次两人见面，还是殷郊说要考虑离婚的时候。

之后他忙的焦头烂额，一连几日都没回家，给殷郊发消息他也没回。自己临时出差来崇城，他应该不知道的。

邓婵玉没汇报任何消息，也就是说他靠坑蒙拐骗得来的合法伴侣，刚刚发挥顶级哨兵的强大素养盗取了他的出行信息，孤身一人日夜兼程奔袭千里，穿过层层监视和严密的安保，就为了坐在他的套间里安静地等他洗完澡.....

虽然心疼，但又莫名让他心动。

“哨兵来找自己的向导，天经地义。”

姬发微愣，试图替殷郊梳理精神图景，却被粗暴地挡了回去。

“这种小事随便找一个志愿者都能解决。”微光透过玻璃映入殷郊的眼帘，仿佛沉郁的、琉璃般的华彩，疏离又冷淡：“姬发，你把自己当什么了？”

他生气了。

殷郊脾气耿直，但从不会轻易动怒，尤其是在他失忆之后，情绪波动更不明显。

“我是你的丈夫。”

至少目前还是，姬发在心里默默补充。

“我希望你能不受任何伤害，我希望下半辈子，你我能顺顺利利地一起走过。”

他走到窗前，来到殷郊身边，握住他放在扶手上的手，半跪在地上，将他的手心和自己的侧脸重叠：“过去的事情没那么重要，别多想了。”

“四年前，东鲁军区首长姜桓楚和南都军区首长鄂崇禹被刺杀于朝歌车站广场，随行的鄂崇禹之子鄂顺不幸身亡，你也是亲历者……”殷郊的声音顿了顿：“鄂顺是你要好的朋友？”

“嗯。”姬发心想，是我们的。

“首先被害的是姜桓楚，他的遇袭给你们留下了应对时间。鄂崇禹有旧疾在身，虽是哨兵，但反应迟缓。鄂顺是向导，你也是。作为哨兵的姜文焕是姜桓楚的儿子，却没有来车站接他的父亲。他曾在‘玄鸟’特训，也多次在实战任务中有不俗表现。如果他在场，剩下的两名受害者有极大概率能够生还。”

“没错。”

“所以调走他的人，就是这起暗杀事件的策划者。”

全中。

“你是暗杀的亲历者，却不得不保持沉默，选择在朝歌多留了一年，是因为我吗？”

殷郊是无比强大的哨兵。

无论受到什么样的伤害，他都能自己消化，除非是因为他自己的缘故，伤害了他身边的人。

“姬发……你到底有多喜欢殷郊。”

“不是你想的那样。”姬发摇了摇头：“我留在朝歌还有别的理由。父亲那时还被囚禁羑里，我没法带他离开。更何况，如果不是因为你，我也会死在冰冷的台阶上。”

“是他胁迫你的吗。”殷郊停顿了片刻，眉头紧蹙，仿佛用尽了全身的力气，才终于吐出那个名字：

“是我的父亲，殷寿。”

42.

姬发面色苍白，快步走向首长办公室，迈出的每一步都像踏着刀尖般的磐石。

“报告！”他敲了敲门，径直走了进去，殷寿正在处理手上的文件：“总司令，您将殷郊调去哪里了。”

殷寿抬了抬眼皮，不紧不慢地道：“他在执行机密任务，暂时离开朝歌。”

“我是他的向导，有权知道他的下落，申请和他一起行动。”

“你才在枪击事件中生还，军部给了你假期，等你通过心理测评后再回归正式工作。”

“我已经通过心理测评了。”

姬发将怀里的文件递到殷寿面前，又重新站回笔挺的军姿：“肯请首长批准。”

殷寿这才终于正眼看他，姬发不知道那目光里究竟有什么，也不敢与他对视，只觉得像是被毒蛇的信子从脊背舔动至咽喉。

“姬发，我一直很欣赏你。胆大、心细、不骄不躁、富有进取精神。在‘玄鸟’的时候，你就是最亮眼的战士，未来你的成就会远胜你的父亲和兄长。”

殷寿缓缓地排好文件，归拢到一边：“可这次你让我失望了。”

姬发依旧僵直地站在原地，眼珠都不敢动一下。

“殷郊是我的儿子，我当然是爱他的，也会尊重他的意愿，让他挑选自己喜欢的向导。尽管你们的精神契合度不低，但你应该清楚，你不是适合他的人选。”

“我对你的期望，是能与相互扶持，哪怕没有继承人，也可以顺利接替我的位置。可你竟然被感情冲昏了头脑，无法理智思考，甚至还来质问我。”殷寿嗤笑道：“我难道会害自己的亲生儿子？”

姬发涨红了脸。

他最隐秘的、不可告人的心思，他以为自己藏好的妄念，就这样被殷寿随意摊开娓娓道来，仿佛自己在他面前是赤裸的，一切尽在他的掌控之中。

“我知道你很聪明，那你就再多想一想。现在是该站在变革的一方，还是跟那些食古不化、守旧的顽固派站在一起，囿于自己狭小的眼界，置整个国家的发展于不顾。”殷寿最后给了他一个警告的眼神：“你的父亲是个善良的人，但他不配当一个领导者。你不要像他一样，再一次让我失望。”

姬发快要忘记自己是怎么走出这间办公室的。

朝歌的时局一片混乱，殷郊下落不明，父亲和姜文焕被软禁，他们的生死只在殷寿一念之间……他不能妄动，否则只会重现车站的惨剧。

他确信自己的回击破坏了暗杀者的精神图景，对方必死无疑，可当姬发随后赶到狙击点时却没有找到尸体。现场被处理得干干净净，加上从狙击点到火车站令人发指的距离，没人会相信凶手是从这里开的枪。

现在姬发既找不到证据，手上也没有威胁殷寿的筹码。

他不相信殷寿宏大的自陈，也不认为殷寿留他一命是因为对他还有几分师生情。他才刚眼睁睁地看着殷寿的另一个学生惨死在冰冷的石阶上，而殷寿甚至没有为此流露一丝哀悼和悔意。他与鄂顺唯一的不同，也不是因为有什么“旷世奇才”，而是因为父亲和殷郊都被控制，所以殷寿笃定自己也在他的掌握之中。

东鲁和南都陷入乱局，西岐还有母亲和哥哥坐镇，只有自己和父亲作为人质活着，殷寿才有机会。所以他现在还愿意花言巧语，愿意用殷郊和他的关系来拉拢，甚至开出不可能的空头支票……他或许相信年轻人会为了爱情一时冲昏头脑，可以为了爱情背叛家人，接受他的招揽。

想通这一点后，姬发反倒冷静了。

他还有时间。

殷寿彻底接手姜桓楚和鄂崇禹的势力后，才会将注意力转至西岐。他还有时间去筹备、谋划、争取各方支持，然后找到殷郊，救出姜文焕和父亲，所有人一起回家。

43.

“接下来这一年，我假装对殷寿言听计从。暗地里收集证据，安插自己的人手，计划回西岐的方案……”姬发平静地陈述着，仿佛只是在讲一个别人的故事：“虽然没那么顺利，但有‘昆仑’支持，也不算毫无收获。”

殷郊静静地听着他诉说。起先他不曾发言，现在突然开口：“那时候我在做什么？”

姬发摇了摇头。

“一点谎都不肯撒，这要怎么骗我相信你真是我丈夫。”

“至少合法。”

“离婚要办多久的手续。”

新法案还未落实，走普通的流程都要一到两月，加上前面堆积如山的旧申请，要四个月起。

殷郊沉默了一会儿：“怎么比结婚麻烦那么多。”

因为结婚是靠他滥用职权。

“不再想想吗？”姬发不由苦笑：“这几天的相处下来，就没有一点觉得……我会是个不错的人生伴侣？”

“太优秀了。”殷郊想了想，又补充了一句：“各方面都无可挑剔。”

“那你只是不爱我？”

“不。”殷郊摇了摇头：“是因为你应该恨我。”

姬发微怔。

“你认为我还能算是‘殷郊’吗？”

殷郊的眼睛木然地看着姬发，你很难说能从里面看到半点情感：“我和‘殷郊’，真的像吗？”

姬发对他，从来都是温柔周到，却又小心翼翼，熟悉中满是陌生。即便只从姜子牙、邓婵玉和姜文焕的只言片语间拼凑一个影子，殷郊也隐约能分辨出，曾经的‘殷郊’率真又赤诚，性格烈如火焰。

可他自己只是一个被打破、漏空的罐子，是灵魂死去后剩下的麻木空壳。

“这里没有记忆，回应不了你的感情。”

殷郊机械般的用指尖点了点自己的脑袋，仿佛用枪管顶着自己的头颅：“更何况你真的了解‘殷郊’吗？他和你分开了四年，万一他早就变了呢？”

车站枪击案殷郊不在场，随后他消失了一年，归来后不久上任“塔”，在朝歌心安理得地待了三年，从未反抗殷寿的暴政。

“听起来我既是殷寿的儿子，理当站在他那边。在我消失的记忆中，或许……我就是瞄准镜那边，举枪瞄准你的人。”

殷郊平静地看着姬发，陈述的冰冷事实让他漂亮的眼睛显得更加残忍。

姬发突然感到委屈。

他有一肚子话想要说。他想告诉殷郊，你是一个多么好的人，是最善良忠诚的朋友，从不会虚情假意，更不会助纣为虐。从前他热爱着少年的单纯和活力，后来不得不目睹这块无暇的玉刻上累累伤痕，于是他又爱上了殷郊的哀伤与坚毅。他爱着殷郊的一切，分不清什么本我和真我、躯壳和灵魂。他只是爱着殷郊，这份爱情到现在也未削减半分。

可这满腔的爱意，和那些消失的记忆，都只属于他自己。

“你爱我吗？”

这个冷不丁的问题让殷郊一怔，平静的目光中有所波动。他下意识移开了视线：“你明知道答案。”

我不知道。

他一直在等，等到他们年少轻狂的日子一去不返，等到政治立场将他们分隔两地，等到现在，他就快要失去自己的一生所爱了，殷郊也从未说出过那个他真正想要的答案。

“我是你的向导，你是我的哨兵。我们的灵魂已经连接在一起，你曾对我说过，一生只要一个搭档、一个向导、一个伴侣。”

殷郊微微皱眉：“是‘殷郊’说的。”

姬发握住他的手，强行链接了他的精神图景，殷郊的反抗在他的掌控下如冰雪遇到火焰般不堪一击。

那片曾经风雪弥漫、山寒水冷的天地，如今寒意褪去，春意盎然。目光所及，有微绿的苔藓、新发芽的蔓草，有潺潺流过的溪水，也有和煦的微风拂面。快要磨秃了的凤凰站在光秃秃的巍峨山顶，凤眸里满是朝气，喜悦地发出阵阵长鸣。溪涧饮水的黑炎饕餮闻声抬头，看着天上的凤凰，目光不再畏惧，反倒安定而祥和。

殷郊再次睁开眼，看着姬发的眼睛，如凤凰的羽翼般明亮。于是他主动凑了过去，吻上那双眼睛。

“你是爱我的。”

姬发在他耳边低声说道，仿佛一句咒语，缠绕着殷郊的灵魂。

“如果……我真的是战犯的一份子，是毁掉你一切的人，你会后悔的。”

这次姬发抬起头，居高临下地看着他，殷郊一时间莫名有种失去自主的危机感。

“你是不是误会了什么？”

“我是这个世界上最了解你的人，还是你的向导，你的每个念头都瞒不过我。”姬发的笑容逐渐变得明媚：“别说你是不是变了，就是藏私房钱，只要我想，就可以知道。”

殷郊：……

“对自己多点信任，殷郊。”姬发浅浅地吻着殷郊的侧脸：“我相信你，不管你是不是失去了记忆，你都是最好的人。”

“我确实想错了。”

你才是最危险的，现在签离婚协议还来得及吗。

姬发的笑意蔓延到眼尾，解开浴袍，接收着殷郊热烈的回应，将他拉入了情欲的漩涡中：“其实我还是说了谎。”

“……嗯？”

“你从未说过只要一个伴侣，只说了搭档和向导都只要我一个。”

“啊……”殷郊漂亮的眼睛埋在手臂间，无法压抑住喉咙的呻吟声：“可是……好像我也……没有别人可选……”

“那是当然。”

姬发想，真要说失忆后的殷郊与从前有什么大不同，就是从前自己即便心怀不轨，但和殷郊的交流都是纯粹的兄弟情谊；现在即便心无杂念，和殷郊交流着，最后都会到床上去。

更何况，他抱有一丝隐秘的私心。

失忆的殷郊都会下意识地因愧疚而远离自己，如果他记起一切，恐怕会无法再面对两人的关系。

所以只有我一个人记得也好。

就当是重获新生，至少从现在开始，殷郊能够记住的，都是他们一起创造的美好的片段。

44.

大概是日夜兼程赶来没有休息过，殷郊乏得厉害，泡在浴缸里哈气连天。姬发拖着他半梦半醒地吹干头发后，他就一头栽倒在床上，沉沉睡着了。

姬发的手指缓缓梳过殷郊额角卷曲的碎发，觉得全世界大概没有比自己更幸福的人。

刚刚你的爱人千里来相会，你成功解除了一次婚姻危机，你和爱人像度蜜月一样来到北国一隅，在旅馆里避开监视和警卫享受了一场隐秘刺激的欢爱……或许爱情是会让人冲昏头脑，至少此刻他心里的阴霾荡然无存，再也压抑不住上扬的嘴角。

不过婚姻危机解除，殷郊的危机还远没有到头。

姬发不舍地离开了他的爱人，翻身下床，打开了皮箱里的笔记本电脑。荧幕上浮现幽幽的

微光，左上角是一个女人的图像。她微笑着正对镜头，证明照拍得像是肖像画，观者永远看不透画中人藏着怎样的念头。

旁边是苏姐己从出生到现在所有的资料。出身冀州分部，苏护将军之女，十八岁大学毕业，二十二岁获得博士学位，进入“塔”的哨兵向导生物研究中心。有这样辉煌的履历，可见她是个天才。然而她十八岁前的记录少之又少，她甚至没有高中及以前的入学记录，仿佛苏家有意地将她藏了起来，不想让她与外人接触。

在殷寿独裁统治的这些年里，冀州分部始终保持对立态度，甚至与西岐和东鲁一起与朝歌形成冷战对立的态势。苏护是哨兵派，从属于崇城军区，苏姐己又是殷寿的合作者，按理说该坚决站边殷寿才对，可偏偏没有。

而在殷寿倒台、苏姐己失踪后，冀州分部的态度反而变得暧昧，既不支持、也不反对新政府。如果说这后面没有藏着什么，姬发是绝不信的。

还是该去冀州分部走一走。

姬发一行又一行扫过文档中的信息，将文字向下拉，直到看到“崇城军区崇应彪”这个格外熟悉的名字。

45.

“十环。”

姬发放下步枪，摘下头上的隔音耳罩，看向旁边的崇应彪：“服了没？”

“哼，你也就这点本事，有种跟我去比格斗。”

“瞧你那点出息，怎么不说比掰手腕。”

“你不敢？”崇应彪举起手臂，骄傲地秀起他健美先生般的肱二头肌：“能把你的腰掰断。”

姬发懒得理他，掏出手机给殷郊发消息，问他什么时候能归队集训。那边没过多久，回了张大螃蟹的照片，后面是餐桌和一众觥筹交错的宾客，有个背影看上去是殷寿。

要不是他父亲也在，殷郊打死也不会出席这样的场合。

无聊吗？

太无聊了，随附一个哭脸表情包。

忍忍吧，教官毕竟是总司令之子，必须出席社交场合，你就当是陪陪他。

你那边怎么样？

姬发想了想，走到窗边，手机对着窗外的皑皑白雪和不远处的林场，定焦后拍了一张照片发过去。

那是你哥？

姬发微愣，抬头再看窗外，果然看见了一个熟悉的高大身影，穿着厚重的大衣和军帽，踏着冰雪一步步向训练驻地走来。看到姬发后，朝他远远地挥了挥手。

“哥哥！”

等跑出大门，姬发才想起身上只穿着T恤，被冻得打了个哆嗦。伯邑考微微一笑，将围巾摘下来戴在他脖子上：“快进去吧，别冻坏了。”

“哥，你为什么会来‘玄鸟’驻地？”

“我在崇城有些公事，听说你们有集训任务，顺道来看看。”伯邑考摘下帽子，抖了抖上面的雪花，看向一旁的崇应彪：“这是你战友？”

崇应彪的态度有些僵硬，不自然地“嗯”了一声，又立刻别过头。

“别理他，他有毛病。”

伯邑考笑了笑：“你们未来都是要交付生死的伙伴，别总是闹脾气。”

“我可当不起姬发的伙伴。”崇应彪不知吃错了什么药，比以往还更阴阳怪气：“就算全天下只剩一个向导，我也不会和他搭档。”

“正合我意。”

伯邑考也不再说什么，转而问起姬发的近况，从衣食住行到训练过程，事无巨细。姬发一一回答，又兴高采烈地跟他炫耀自己刚和崇应彪比试后的靶纸：“我现在狙击练得可好了，但还是没有哥哥厉害，总有一天我会追上你的。”

“嗯，好啊。”

这时在一旁默不作声的崇应彪猛地抬头：“滚出来！”

西岐兄弟俩一怔，跟着朝同一方向看去，只见一个白色的影子在屋梁间闪过，轻巧地落在大门前。姬发想抓住它，却看见它化为虚影，穿过了闭合的大门。

竟然是精神体。

追出大门后，他才看清那是一只纤细优雅的白狐，站在远处遥遥地看着他们。姬发觉得它的视线有一种审视和观察，仿佛出笼的野兽，本能地在探究这个世界是敌是友。

身上一沉，伯邑考也跟了出来，将他大衣盖在了姬发身上：“别担心，只是个小姑娘。”

白狐朝雪中的女人走了过去，因为距离太过遥远，姬发看不清对方的样貌，只能看到她裹着紫色的羽绒服。但女人的黑发长得太过惊人，以至于在雪地中格外显眼，仿佛一团燃烧着的、黑色的火焰。

“那是冀州分部苏将军的女儿，苏姐己。”

崇应彪只看了一眼，就收回了目光：“是个出名的怪人，不用理会她。”

姬发这才想起来崇城是崇应彪的老家：“家属可以随便出入军事基地吗？”

“她不止是家属，在‘塔’也有任职。”

“行了，虚惊一场，进去再说吧。”伯邑考一左一右，压着两个穿着单薄的小子回了室内。他对苏姐己的兴趣不大，也错过了女人在他身上停留的、观察似的目光。

“我还有些公务在身，不打扰你们训练了。”聊了没多久后，伯邑考看了看手腕上的智能手环：“晚上来我这边住吧，我这边多一张床，还带了你最爱吃的点心来。”

“好啊，你把地址发给我，结束了去找你。”

姬发满心欢喜，目送着伯邑考离开后，才意识到崇应彪也盯着伯邑考的背影不放，眉头一皱：“看什么呢？”

崇应彪阴恻恻地转过来：“看你哥。”

“找打是吧。”

最后还是姗姗来迟的鄂顺和姜文焕拉开了扭打成一团的两人。

从前姬发只当崇应彪喜欢发疯，对谁都有敌意，后来才慢慢想通了些。崇应彪和他一样有个哥哥，自己家在西岐，伯邑考都会特地抽空来看他。而崇应彪自己就是崇城人，“玄鸟”在冀州分部特训大半个月，他的父亲和哥哥却一次都没有出现过。

虽然理解崇应彪的难处，但姬发想，自己大概也不会因此同情他。

10. past

46.

办公室外响起敲门声。

“进。”

殷寿头也不抬，直到对方走近才察觉有异。抬起头，凶戾的眉毛皱起：“你来做这里做什么？”

“我不能来吗？”

“你是来跟我示威的？”

姜夫人缓缓摘下墨镜，收进黑色的手包，粲然的眼睛仿佛能看透人心：“殷郊在哪儿。”

“他是‘塔’的一员，在外执行命令，无关人员不得过问。”

“无关人员。”姜夫人笑了，用力品味着这四个字所代表的含义：“对你来说，只有可以利用的人，才算得上‘有关’。”

她也曾是一名出色的向导，曾和战友们在一战作战、挥洒热血，出生入死完成无数任务。可嫁给殷寿后，她成了一件道具、一件摆在店门口用来吸引客人的招牌，不会笑不会动也不需要感情，看着人们走进走出。这家店人尽可夫，而站在店外看着一切发生的她是最可笑的小丑。

她可以装糊涂，一辈子也就这样过去了，但她的孩子不能走上这条老路。

“回去。”殷寿抬头看她，威严中伴有警告：“不要插手我的事。”

“殷郊消失了一年，杳无音讯，你打算拿他做什么？是牵制西岐的人质，还是反人类实验的牺牲品，又或者是像当初的我一样，变成交易天平上的砝码？”

“那时我们都是砝码，你没有选择，我也一样。”

“所以你是为了泄愤，才杀我兄长？”

殷寿摇了摇头：“如果他能更识时务，我不会跟他计较私仇。”

姜夫人还想说些什么，隔间里传来了女人的轻笑声。

苏妲己披上研究服，款款地走了出来：“夫人何必计较，您和总司令才是一家人。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与其闹得不欢而散，倒不如合作。目标一致，才能利益最大化，离夫人想要的全家团聚也不远了。”

姜夫人没有回答，她只是怔怔地看着苏妲己，女人妩媚明艳的笑容恍惚间让她回到了二十年前。

她也曾抱过不切实际的幻想，以为没有爱意和自由，只靠亲情也能撑下去这个家。可到了最后，还是权势、还是利益，这些摧毁她前半生的东西还妄图继续占有她，毁了她的下半生。

“殷郊是我的儿子，是我唯一的继承人，我绝不会伤害他。”殷寿看出她情绪不对，下意识

站起身：“你要是想见他，他完成这个阶段的任务后，我可以安排他回朝歌。”

姜夫人神思恍惚地看向殷寿，剥除岁月留下的痕迹，他仿佛也变回了曾经那个高大俊朗、忧郁深情的青年。仿佛他们回到了最初的相遇，回到她第一次瞧见这个男人的那一刻。

她想，作为丈夫，殷寿或许不是没有爱过她。只是“爱情”在这段婚姻中，对他们双方都是最微不足道的调剂品。

“撒谎的骗子。”

话音刚落，殷寿眼前一片黑暗。

巨大的力量在他脑海中疯狂地搅动着，狠狠碾过他的精神图景，疼得他蜷缩起来。那是在他脑海里如同地脉般沉寂了二十余年的精神链接，如今精神体的赤螭咆哮着升天，每一次翻动都掀起惊涛骇浪。殷寿在它面前显得无比渺小，仿佛海洋里的一叶孤舟。

直到白光冲破黑暗，他混乱的五感才渐渐趋于稳定。苏妲己正坐在他的身侧，指尖点在他的太阳穴上：“总司令，好些了吗？”

“她……怎么……样……”

“死了。”

姜夫人纤长的躯体无力地倒在编织地毯上，明丽的色块、黑色的裙摆、和猩红的血混在一起，波光盈盈的双眸失去人气后如木偶般死气沉沉。她似乎早就为自己选好了结局，甚至挑选了坟墓。

“她强行断开精神链接，活不了，我只能杀了她，否则会对你造成更大的影响。”

“你……用什么……杀的？”

“你办公室柜子上的军刺。”

“太……明显……了。”

“我会安排信任的医师处理尸体。”

殷寿总算咽下了肺腑中的那团血腥气，然而精神图景中留下的伤害将伴随他一生。作为哨兵，他失去了自己的向导，他将永远不再完整了。

可笑，无论是父亲、兄长、妻子还是儿子，没有一个顺了他的意，都只是从他的身上剥走血肉，让他越发残缺不堪。

“她能感知到你的情绪波动，选择今天来，是不是察觉了什么？”

殷寿表情阴鸷，摇了摇头。

“夫人的死对外瞒不住，殷郊知道后会回朝歌替他母亲奔丧。如果他和姬发见面，恐怕会坏事。”

“……那就让邓婵玉跟他回来。”

姬发止住脚步。

身后亦步亦趋的脚步声也停了下来。但对方若有似无地跺着脚，像是在刻意激怒他。

沉住气，人不该跟狗计较。

姬发接着朝前走去。这次后面的人加快了步伐，几步上前，一抬手，掀翻了他的军帽。

帽子咕噜噜地掉在地上打转。姬发回过头，冷漠地看着挑衅者。

“你这是什么反应。”崇应彪皮笑肉不笑地打量着他：“想殷郊了，急着去见他？”

自从被殷寿提拔后，崇应彪多了一项新工作：即罗织罪名、党同伐异。

崇城军区一家独大，崇侯虎仿佛在政坛上找到了聚光灯，自诩为殷寿的代言人，大力支持每一项新法案。而崇应彪在朝歌多年，占尽了天时地利，逐渐被利益集团纳入其中，甚至快要接近核心。

姬发不明白是什么让他现在还对自己不满。

“你昨天抓的人，曾是鄂顺的勤务员。”

崇应彪的表情僵了一瞬，随即又变回那副人嫌狗厌的嘴脸：“怎么，替他攀关系？要是鄂顺人缘再好点，全朝歌的人都可以贪赃枉法？”

“他犯了什么法？”

“渎职，收受贿赂，泄露机密文件。这些够不够？”

新法案关系南都的税收政策，一旦通过，几家巨头企业将轻松联手垄断市场，无数普通工人会面临失业的危机。但这些消息在不久前被公开披露，引发了民间的强烈抗议活动，如今以崇应彪带领的秘密警察正在调查消息的泄露来源。

或者说他们其实不在乎真正的源头在哪儿，只在乎能抓进去几个人。

“哦，够了。”

姬发不再理会崇应彪的挑衅，捡起军帽，径直向前走去。身后传来气急败坏的叫嚣声：“姬发，你得意不了几天，我马上就抓住你了！”

有狗在吠，真吵。

但他说的没错，这是一年来殷郊首次露面，或许也是姬发离开朝歌前唯一一次接触殷郊的机会，他绝不能错过。

姬发试过联络自己埋下的人脉，也接触过“昆仑”那边的渠道，目前还没有任何突破口，就算是崇应彪身边的卧底都没有得到准确的行程。殷郊身边的安保规格比姬昌的还要高，目前只知道他会出席姜夫人的葬礼，时间地点还是未知。

想到那位智慧又优雅、温和又端庄的女性就此离去，姬发也不由感到难过。

即便能找到殷郊，他又该说些什么呢？

你的母亲刚刚过世，你父亲是个疯子和狂徒，并正逐渐成为独裁家。你出生入死的战友一年前去世了，是被你父亲杀害，另一个被囚禁至今，还有一个彻底发了疯……所以你愿意和我一起造你父亲的反吗？

罗密欧和朱丽叶会说什么？除了“为什么你是罗密欧，为什么我是朱丽叶”外，可以说：“你父亲是个愚蠢的混蛋，所以为了世界和平，让我们推翻他，这样就没有人能够阻碍我们了”吗？

听起来不像是莎翁巨著，更像杀猪盘。

48.

直到天黑，姬发都没有得到更乐观的消息。倒是姜子牙那边来信儿，是说上次谈的东西准备好了，很快就能投入使用。

屋内昏暗不明，姬发没有开灯，径直走向厨房，泡了一杯纯黑的苦咖啡提神。香气与水蒸气交融，缠绕着升上半空，很快充斥了整个房间。

还有文件没看完，今晚最多只能睡两个小时。

他将苦涩的液体一饮而尽，胃里泛起阵阵不适，但精神倒是好了些。

放下马克杯，姬发正打算离开厨房，突然听到屋外传来敲窗户的声音。

“姬发。”

他一怔，猛地回头，几乎要以为自己是劳累过度，产生了幻觉。

月色映在窗的一角，勾勒出来者高大、矫健的身型。殷郊穿着长裤背心踩在窗沿，半长的发乱糟糟的，一年不见，他晒黑了些，刀刻般立体的五官也更坚毅了。

姬发日思夜想、企盼着见到的人，竟就出现在他面前。

殷郊的指节叩了叩玻璃，示意姬发打开窗户。他从窗台跳进屋子，面色憔悴，红着眼眶，精致的唇微抿着，显得无比哀伤。姬发下意识地张开双臂，然后就感到身上一沉，毛茸茸的脑袋埋进了他的肩头，紧紧抱住了他。

“……对不起。”殷郊的声音带着哭腔：“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看到殷郊难过，姬发觉得心里被挖空了一块。

但同时他又不由庆幸，看来殷郊这一年来被保护的很好，甚至可能连外面发生了什么都不知道。虽然情绪低落，但身体健康，精神状态平稳。还能一人突破层层的安全监视。

“你刚到朝歌？”

靠在肩头的脑袋动了动，“嗯”了一声。

“累吗。”

“……不累。”

“有谁知道你找我吗？”

“我偷跑出来的，半小时内回去就不会被发现。”

很好，姬发心想，殷寿应该已经收到殷郊到他这里来的消息了。

“我去见过母亲了，她看上去很安详，就像睡着了一样……”殷郊抬起头，声音微微沙

哑：“我对不起她，一走就是一年，都不知道她患了那样重的病，甚至没最后和她再说上一句话……姬发，我该怎么办？”

没事的，殷郊，都过去了。

只要你平安就好。

姬发不忍看着殷郊泛红的眼眶，于是单手捧起他的后脑，将他拉到面前。额头相触，如水般的精神力瞬间包裹了两人。

凤凰在精神图景内睁开眼睛，它抖了抖五彩的羽毛，发现自己身处一片荒无人烟、无边无际的沙漠正中，看不到生命的迹象。于是它仰天长鸣，张开翅膀，飞至半空中，找寻着它心心念念的人。

殷郊，你在哪儿？

大地回应它的只有无边的空寂，但没过多久，泥潭般的混沌中传来巨兽低低的嘶吼声。凤凰在天空盘旋了一瞬，俯冲着奔向了巨大又孤独的饕餮，落在它的鼻尖，用最亲昵的方式蹭了蹭他的脸。

重新构建了精神链接后，姬发才放开了殷郊。殷郊也才刚睁开双眼，这种久违的、来自向导的安抚让他躁动不安的灵魂平静下来，目光还有些迷茫。

他还沉浸在丧母之痛中，现在或许什么都不愿意思考，甚至还没看清自己此刻的处境和立场，看不清两人身份上的隔阂。现在自己就是殷郊仅剩的所有，哪怕他更进一步，亲吻殷郊的唇，不再压抑积攒了整整一年的思念……殷郊也不会拒绝。

但他还是不能这么做。

“跟我回西岐。”

姬发握住殷郊的手，目光急切到几近祈求：“和我离开朝歌。”

他不能再等下去了，解救父亲的计划他布置了大半年，不知道究竟能否成功，但他必须要离开，也必须现在得到殷郊的答案。

“好。”

殷郊似乎还没回神，但已经应声道：“你想什么时候出发？”

姬发还未回答，殷郊忽然收敛了脸上的哀伤，锐利的目光看向窗外，那个方向正是别馆的大门。

没过一会儿，门铃响了起来。姬发走到监视器前，看到一个带着棒球帽的女人站在那里，吹着泡泡糖，朝镜头挥了挥手。

“该回家了，别让我不好做。”

“来了。”殷郊沉声应了，随后向姬发道：“咖啡别冲那么苦，伤胃，早点休息。”

他转身往阶梯的方向走去，于是在他离开的一瞬，姬发再一次感到熟悉的温度从指尖溜走。

不行。

他下意识反攥住殷郊的手腕，力量之大让殷郊也微微一怔。他惊讶地回过头，眼睛在黑暗

中依旧显得明亮。姬发不由想，这里实在太过昏暗，他不敢肯定殷郊从自己的眼睛里捕捉了多少情绪。

“放心。”

殷郊试图给他一个笑容，但还是过于勉强了。于是他安抚地拍了拍姬发的手臂，抽回手，低声道：“回头见。”

透过窗格，姬发目送着殷郊下楼。路过女人时他没有停留，径直向外面走去。反倒是女人抬起头看向身处二楼的姬发，挥了挥手，跟在殷郊身后离开了，动作像一只轻盈的花豹。

是哨兵，经验丰富，能力不亚于殷郊。像这样的哨兵不可能在军区籍籍无名。

姬发打开电脑，凭记忆快速绘制了女人的肖像，通过加密渠道传给手下去查她的身份。

三天后是姜夫人的告别会，政商界名流云集，人员混乱，是行动的最好机会。自己能想到这一点，殷寿应该也想得到，所以无论是父亲还是殷郊身边的安保措施都会加强。

但是没关系，他们已经约好了。

姬发闭上双眼，他的精神图景中，火焰的凤凰欢快地鸣叫着，在深秋的田野间翱翔，展开的翅膀拂过片片麦秆，仿佛掀起一阵阵海浪。

他已经告诉了殷郊时间和地点。殷郊自己就是最强的哨兵，只要安保有一瞬间的疏漏，他会来找自己的。

49.

当晚姬发只睡了不到三个小时，天未亮就被拍门声吵醒。

崇应彪带着人手，装模作样地站在大门前，声称他怀疑这里有人泄露军事机密，要对这座别馆进行彻底搜查。

“没有搜查令就敢擅闯，这可是姬发长官的住所。”警卫员愤愤不平道：“谁给你们的权力？”

“查的就是你们长官。”

姬发整了整衣领，从阶梯上缓步走下。他睡前未来得及换衣服，白色衬衫上满是压出的折褶皱，显得松松垮垮。崇应彪见了不由吹了声口哨：“旧情复燃，枯木逢春啊，看你这滋润样儿，正式上位当情妇了？”

不是所有人都会不择手段，卖身求荣。

“如果崇长官是为公事，进来转转也没什么。”姬发大方地侧身让路：“但如果什么都搜不到，也别气急败坏、打砸毁物。”

崇应彪哼了一声，一挥手，带着手下人进了别馆。

嘴上说得凶，崇应彪倒没有在姬发家里大肆破坏，手脚意外的规矩。但搜查的力度可没因此降低，他像是恨不得掀开每一块地板似的，连最不起眼的角落也要翻一翻，垫桌角的地毯也要查一查。

姬发泡了杯红茶坐在一旁，打开文件资料一一审阅，悠悠然地看着几个人灰头土脸地在那儿搬搬挪挪，心想临走前或许还能省下一笔清扫费。

久攻不下，崇应彪也有些急了。他的目光四处乱转，最后落在了稳如泰山的姬发本人身上，眉头一皱：“你笔记本里是什么？”

“办公文件。”姬发扣上了电脑盖：“想看？”

看他的表情，崇应彪觉得这里有诈，但又忍不住好胜心，一把抓过了笔记本。刚掀开电脑盖，就看到镜头里一个大写的“人脸识别中”正对着他。

随后程序瞬间锁死，屏幕一片漆黑，电脑音响欢快地唱起了响彻云霄的警报声。楼下的警卫员吓了一跳，吃惊地跑出来看了情况。

“你找死吧。”崇应彪黑着脸，恶狠狠地瞪向姬发。

姬发没理他，洗杯子去了。

没一会儿，安保部门的同事们将别馆里三层外三层地围了起来，负责人神色严肃，走过来向姬发敬了个军礼：“长官，我们刚刚得到信号，有不明人士试图通过您的账号窃取机密文件。现在看您平安无事，实在是万幸，不知道刚才发生了什么？”

“他。”姬发朝崇应彪的方向努努嘴：“渎职，收受贿赂，泄露机密文件。”

“这……”

崇应彪阴森的目光像要杀人，负责人就算再迟钝，也嗅得出这里的枪药味儿。可这两位大爷他哪里惹得起，只得心里暗骂城门失火，殃及池鱼。

“开玩笑的，崇长官刚才在这里搜查东西，误触了。”姬发笑了笑：“刚好你们也来了，不如帮崇长官一起在这儿搜一搜，效率高些。我晚上还有视频会议，耽误不得。”

“用不着。”

崇应彪面无表情地看了姬发一眼，又对负责人道：“需要我们配合调查吗？”

“既然是误会，那就不用了，长官您自便。”

崇应彪笑了笑，朗声道：“那本次针对别馆的搜查就到这里。虽然没查出什么来，但还望个别人能够谨言慎行、注意个人作风，免得再传出什么不当的流言蜚语。”

幼稚。

待一众人浩浩荡荡地离开后，姬发起身，移开了身后的椅子，在地板下按了按，取出了一个智能通讯器。

这东西只看外表像是个电子计算器，经过“昆仑”的加密后，普通人无法获取里面的真实信息，所以即便崇应彪搜出来他也有法子推脱。

他真正担心的不是崇应彪，而是背后的殷寿会怎么做。

哪怕什么都查不出来，以这位总司令的性格，恐怕也已经对他产生疑心了。

50.

在殷寿眼皮底下蛰伏，不是件容易事。

过于懦弱，会被怀疑是心怀不轨。耿直反抗，会被认定是居心叵测。好在他对自己的人格魅力有种水仙花般的信任，姬发这一年来试着回想自己在“玄鸟”时对教官的那种天然的畏惧感，扮演一个被吓破了胆子的愚蠢学生，还算是能勉强瞒得过去。

东鲁和南都的势力即将被殷寿收服，现在是他最得意也最容易大意的时候。而且殷郊也正在朝歌，行动的机会只有一次。

至于等殷郊跟他去了西岐后会发生什么……姬发暂时试着努力不去想。

就在他到处奔走、安排逃离计划的时候，却突然收到了一个意料之外的消息：

伯邑考刚刚抵达朝歌，预计参加姜夫人的葬礼。

Please [drop by the archive and comment](#) to let the author know if you enjoyed their work!